小睡省sarow

后九有美木

监家飞猫，很酷安妮广学长，秋一新之叫

俗 发 行 工 作 室 人 沙 哥 哥

**流除事**

女

M 顺 顾APP

THE EQuAToR

AN

STALELx

CHENGYUHUA

而

***你叫【程丰怀】。***

***自那件事以后，你就被人指着后脑那根突出枕骨，说你是叛逆的*** ***异端。***

*彼时西游记红透大江南北，他们骂你还要引经据典。*

*说你是天庭的逆党、讨债的糊狮，* *一边怕你，* *一边藐视你。*

***于是你把****公案推倒，* *一路打出天门。誓要替自己讨回公道，哪怕* ***炼丹炉里走一遭、****哪怕穿了琵琶骨。*

*徒子徒孙看你伤痕累累，哭着跪下求你。*

*“大王，何不回花果山?多少快乐尊重，任你取与。”*

***你拍拍破甲尘土，鼓起余勇再爬起。***

***“还不行，他们欠我一个对不起。”***

*你是世人避之不及的偏执狂。* *可那又怎样—*

***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，举世皆醉你独醒。***

院

**第一幕**

父母爱不爱子女，从名字上就能窥视 一 二。

**不爱的随**便取个家中排行，附着姓氏敷衍了事。

**爱的恨**不能要通读华夏五千年、翻遍名著典故，取出的名字要朗 **朗** **上** **口** **，**要寓意吉祥，巴不得名字里的每 一 撇都有典故。

如你父母之名— 【程亮冬】,【肖明月】,取自千载明月，万 **世** **亮** **冬**。

他们二人青梅竹马，缘分自出生注定。

一 九七二年的广府之夏，连日阴雨， 一 日终晴，夜晚到来时，你 **随明月来**到人间。

**在那之前，他**们已为你挑出一 个好名字。

**你** **的** **父** **亲** **是** **记** **者** **，**对笔杆子有特别的情愫，他们说“聿”在象形

**字上看起来像素手执笔，代表笔之**初文，是好形状，又为你配上一 “怀” **字，锦上添花。**

**二字合并，组为“聿怀”,表笃念之意。**

听老人话，父母在第 一 次唤你姓名时，对你嘱咐最重要的话。

于是他们对你说：

**聿怀，人生漫漫长河，蜿蜓缠掣，好多诱惑，很少人能忠于初心、** **盯住目标** **。**

**愿你可。**

**你有** **一** **个妹妹，小你五岁，叫作【程走柳】。**

在你们幼时，《西游记》红遍大江南北，你们总是 一 边看 一 边代

入，畅想未来。

她喜欢哪吒闹海的气魄、闯祸后 一 人做事 一 人当的豪迈。 你钦崇孙悟空对上层权力的蔑视、敢于抗衡的胆气。

她总说，如果你被压在五指山下，她就风风火火地来，大包小裹 全是菜 。

风火轮滚 一 滚，当作灶台，就在你面前做饭，保证你饿不死， 一 **边做饭还要**一 边碎碎念：

“你别瞪我，是风往你那边吹的，我也不想呛到你啊。” “你看咱俩多有缘，我闹海、你闹天。”

你曾对她这种人情味有余但厨德不佳的哪吒三太子表示质疑，她 会噔你，郑重强调。

**“** **程** **聿** **怀** **!** **你** **能** **不** **能** **听** **重** **点** **!** **我** **的** **意** **思** **是** **—** **—** **”** **“** **哪** **怕** **全** **世** **界** **都** **不** **要** **你** **了** **，** **我** **管** **你** **!** **”**

你向来听不得这些甜蜜炸弹，登时 一 身鸡皮疙瘩。

**拿来回应走柳的，是七颗剥好皮、放在碗里的增城挂绿。**

增城挂绿是广府 一 种特有的荔枝，价格昂贵到按颗**卖，也是你特** **殊表达爱的方式。**

**你讨厌麻**烦 和 黏 糊**糊** **的** **触**感。

**走** **柳**偏偏喜欢这玩意，你不得不容忍脆弱的果壳和裹满糖分的汁 **水** **在** **你** **指**尖粘连。

你们母亲是搞历史的，父亲是记者，两位都是彻底的文人，认为 **现代称**呼丧失传统美感，“兄弟姐妹”四个字也无法承载血脉的厚重。

于是自你**们出生起，她便让你们互称“同怀”。** **通** **俗** **点**说，就是同 一 个妈怀的。

**不通俗地说**，千里关山，同心同怀，血脉骨肉，心心相印。

除了父母，你和走柳是这世上最亲的人。

**你还有** **一** **个万事不走寻常路的小舅舅，【肖须言】。**

别人出门 一 趟，带回来的大都是商业纪念品，但肖须言不 一 样。

他是战地记者，每次带回来的都是什么蝴蝶形状的弹片、纪念墙 的砖头、带着轮胎印的干花 … …

母亲总说他是捡垃圾的， 一 脸嫌弃地教训他。

“肖须言，你再往家里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连你 一 起扔出 去 ! ”

肖须言每次总是点头哈腰，但背地里对你和走柳眨眼睛，表达他 **死不悔改**的 决 心 。

母亲骂完他，还是会认认真真把他带回的东西认真消毒，让早就 在 一 旁蠢蠢欲动的你和走柳瓜分。

小时候，肖须言在你眼里就像圣诞老人 一 样，总能变出各式各样 的奇妙东西 。

肖须言说：“这世间，只有小聿和小柳是我知己，懂得我这些精

心挑选的礼品。”

**你说将来要做肖须言这样精彩的人，你舅舅却摇头，低头笑，声**

**音却沉** **。**

“程聿怀就是程聿怀，千万别做肖须言，别让肖明月生气。” “程聿怀要陪在肖明月身边，十年、百年。”

“你们 一 家四口在广府好好生活，别想我、别像我。”

你们 一 家四口。

肖须言从不把自己算进家人里，他好像总是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， 消失在每 一 个无法预料的清晨里。

他总默默把前 一 夜的碗碟洗好、床单铺齐、鞋也摆整，然后孤身 一人离开 。

**因** **为** **战** **地** **记** **者** **的** **一** **生** **里** **，**死亡总是太突然，于是不敢告别、不说 **再** **见** **。**

母亲专门在家里请了 一 尊佛，为舅舅求平安，所以你小时候 一 直 **是** **信** **神**的 。

**至** **少** **，** **神** **明** **总** **能** **带** **肖** **须** **言** **平** **安** **归** **来** **，** **带** **着** **他** **用** **心** **捡** **来** **的** **破** **烂**。

**虔诚如你母亲，总求上天厚待家中远行的亲人，比如肖须言，比** **如，你父亲。**

可命运啊，它从来不顺人心。



在你二十二岁时的春日，走柳高考冲刺前的春天，也是你取得两 本 一 硕的学历前夕，父亲再去**【布雷诺】。**

**—** **—** **布雷诺，地球上最艰苦、落后、贫穷的国家。**

那片与你父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土地，在你的青春之春里，总

意味着别离。

而这 一 切要从1981年说起。

那时，九岁的你尚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去布雷诺。 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战争。

他说他要去为其拍摄、记录、撰写文章，让世界看见那里。

**父** **亲** **说** **：**“这世上本该有许多无法相遇的目**光，比如，那里的受** **难者和远**方的人群，但记者**的** **镜** **头** **将** **让** **他** **们**对视。只**要对视，就有无** **数可能**爆发出的火花：怜悯、支持、正义、公平… … "

一九八一年，父亲远行。

回来时，带着一 身伤痕、梦中呓语和治疗抑郁的阿米替林。

从腥风血雨归来的人，总难逃心理创伤。 父亲接受这种结局。

他在那里拍摄的照片引起轰动，甚至得到了莱诺新闻奖的提名。 一个记者， 一生能入围一次莱诺新闻奖，何其荣幸。

— — 莱诺家族兴于19世纪中期的西国，作为百年新闻世家，享

**誉国际。**

**他们所创立的【莱诺新闻奖】,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高新闻奖。**

**父亲也因此得到莱诺家族青睐，成为其名下新闻A 社的国际版块** **特约记者。**



1 9 9 4 年 ， 你 在 研 究 生 期 间 同 时 学 习 心 理 和 新 闻 ， 而 父 亲 则 再 次 被莱诺新闻社派去布雷诺。

你本以为这又是一次寻常离别 ， 几个月后父亲就会归来 。 **但** **没** **想** **到** **，**父 亲 回 国 时 间一 拖 再 拖 。

**甚** **至** **有** **好**几次父亲在给你打电话时，你明显察觉到他醉酒了，还 **对** **你** **说** **了**一些 不 同 寻 常 的 话 。

他 说 ， 既 然**你** **在** **校** **学** **习** **双**专 业 ， 不 然 以 后 干 脆 以 后 当 个 心 理 医 生 **吧** **。** **新** **闻** **这** **条** **路** **，** **奔** **波** **劳** **苦** **，** **不** **如** **坐** **诊** **疗** **室** **安** **心**。

酒醒之后他又让你把他说的话抛之脑后 ， 如此几次 ， 反复无常 。 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次布雷诺之行 ， 让父亲行为如此古怪 。

**就** **在** **你** **还**没 有 想 明 白 时 ， 变 故 惊 生 ， 父 亲 竟 然 命 丧 于 布 雷 诺 四 月 的 雨 季 ， 全 世 界 都 看 到 了 他 凄 惨 而 离 奇 的 死 相 — —

1994年，父亲因为在布雷诺的纪实纪录片再次获得莱诺新闻奖。

**他在布雷诺领奖时，直播竟然出现故障。**

**黑灯二十秒，灯光再次亮起时，你父亲血淋淋躺在领奖台上，身** **中六枪，不幸殒命，凶手成谜，变成世纪悬案。**

父亲尸骨未寒，网上又爆料出父亲生前作为记者在国内酗酒伤人

**的** **事** **。**

那件事情发生时，你也在场。

你无比清楚当时的前因后果，父亲是为阻止有人当街拿刀伤人， 搏斗间无意中将刀刺入了行凶者肩膀。

所谓蓄意伤人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

况且，当时父亲在休假期，没有以记者的身份做任何事。

可舆论就是借“酗酒后的记者”这个噱头，将此事扩大到 一 个不 该达到的热度。

**一** **夜之间，你父程亮冬从无辜枉死的莱诺新闻奖得主变成死有余** **辜的劣迹记者** **。**

互联网初现威力，父亲伤人的新闻已经如泡腾片入水般发酵，母 亲被连累丢掉工作，家门口甚至被泼了红油漆，生活举步维艰。

在 一 个你和走柳都不在的日子，母亲抓住泼油漆的莽汉，在争斗 **中，从十**二楼的阳台被推了下去。

**世** **界** **夺** **走** **一** **切** **，**只留给你们 一 个冰冷的母亲。

那时，走柳即将高考，你的毕业论文还剩 一 半没有完成，你不得

*不暂放下学业，为母亲操持葬礼和后续事宜。*

亲戚纷纷避之不及，走柳总翘课来帮你，她成绩一落千丈，几次 模考几乎垫底，你不得不拿出长辈的姿态与她促膝长谈。

这个家里，突然错位，同辈开始模仿父辈。

你们相对而坐时，她拿出卷子指给你看：“我这次模考很好，真 的很好，老师说能考上本地学校。”

**“** **程** **走** **柳** **，**你学习拔尖，应当考去首都。”

**她也收**了笑容，看着你说：“我要为高考做准备，可你不同样要 **为即将到**来的毕业做准备吗… … "

“我比你大。”

“比我大，就一定是你放下学业，为母亲操持葬礼和后续事宜， **主动牺**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吗?比我大，可你不也才二十二岁吗?”

面对她那样多的问题，你也不知道如何正面回答。

你们僵持不下，谁也不肯退那一步。

**最终，你叹息**， 软 下 声 音 ：**“走柳，你的前程最重要。”** **她反问你：“那你的**前 程 呢 ? ”

她说你程聿怀是天之骄子，二十二岁就可以拿下两本一硕，新闻 学和心理学的高材生，为何如今不谈自己的光辉未来，只会重复一句 她最重要。

你顾左右而言他，告诉她除了学习，什么都不要管。

可她不愿意，她只是倔强地回答。

**“程聿怀，你在哪，我在哪。”**

你不再说话，目光静静地垂落，不应她，不答她。

在这无言中，你转身离开家，想为她买七颗增城挂绿让她心情好 转，却发现父母已逝，应当节俭。

但你左思右想，仍是不舍她骤然间感受落差，还是扣下自己的花 销，为她买下。

你重新回到家里，走柳的头仍是垂着。

你心疼，却不善安慰言辞，只会把剥好的荔枝在她面前放下。 她看着荔枝，别扭道：“我不爱吃增城挂绿。”

你佯装弹她脑门，故作轻松道：“又说那话。”

那天到底也没有聊出什么结果。

你继续操持葬礼，她尽 一 切可能帮忙，每日睡四个小时，学习完 就来帮你布置灵堂。

你们 一 同从灵堂回家的路上，经过市区，霓虹广府，灯影闪烁。 一 个十字路口，几个青春少女背着书包欢声笑语，对时新电影评

**头论足** **。**

而你妹妹坐在你租的三轮车后，眯着眼睛用笔把灵车的联络电话

**一个个圈起** **。**

**那时，你只能把内心的剧痛掩饰成麻木与平静。**



回到家后，你看见你发出的关于父亲的澄清帖，每 一 篇都被人骂

**得狗血喷头。**

你继续打电话给父亲单位，要他们出面证明，但依然无人接听。

你决定去单位堵人，并在门口等到了父亲的上司【郭松意】。

你犹记得父亲这位中年丧妻的上司曾与你们 一 家共度中秋，醉酒 **后** **崩** **溃**大 哭**，** **流** **着** **泪** **语**无伦次地祝福。

“程兄，你们 一 家都是好人啊，我祝你家庭美满、阖家幸福!” 哭到那种份上，祝福都像诅咒。

**你请求他**出面证明：当时父亲正在休假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主动

行凶，是自卫。

他却说：“没有区别，孩子，记者是 一 辈子的事，是撕不掉的标 签。我说你父亲那时候在休假，谁信呢?有人拍到他举起摄像机了。”

你解释道：“他那时只是想记录，也许根本没想过是否以记者的

身 份 … … "

**郭松意挥手道：“记录没有问题，可他不该参与进去啊。记者应**

该是旁观者，永远不该成为事件的主角!而且，他确实伤人了呀!"

“他不是伤人，他是还手!” “可他是个记者!”

**“记者没有还手的权利吗?!”** **“没有!”**

他烦躁地撕扯衣领，自察失言。

“这话武断，我明白。但记者本身就是 一个符号，**这个符号不能** 带有立场!带了立场，就别怪人家拿他做文章!”

“好、好、好。”

你逼自己冷静，再问：“你们认为我父亲作为记者，参与事件、 还手，是职业道德失范，那把这个新闻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人呢?他这 是在做虚假新闻，也失范了。为什么他没有被惩罚?”

“没人在乎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我说，没、人、在、乎!人们也许知道这是虚假新闻，但他们 不在乎。既然没人在乎，就没必要追究，不管哪一方，谁也不想给自 己平增工作量。你看这些年A社的虚假新闻还少吗?”

他焦躁地走来走去，终于下定决心告诉你真相。

**“你知道拆穿虚假新闻的人下场有多惨吗?拆穿一个新闻，影响**

**的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!谁拆穿** **，** **谁就是全员公敌!** **”**

你讽刺地扯起嘴角：“原来离真相最近的人，是 一 群骗子。”

他大手 一 挥：“这个行业生态就这样，谁都不想，但谁都无力更 改 。 能 怎 么 办 呢 ? 不 顺 应 就 要 被 淘 汰 ! ”

**“** **适** **者** **生** **存** **罢** **了** **，** **不** **过** **一** **场** **进** **化** **。**” 他通透，他明白，但是他也不在乎。 **“进化?**” 你 怒 极 反 笑 。

“我从**不知道，原来猴到人这几千年，进化得最多的，竟**是 容 忍 **谎** **言** **的**能 力 。 ”

“要是我容不下呢?”你带着笑容问。 “ 容 不 下 ，**也** **容** **下** **多** **时** **了** **!** **”**

梦 碎 一 地 ，**终于清醒。**

**你** **看** **着** **郭**松意，突然笑了，你明白游戏规则了。 **你** **已** **经** **想** **好** **如**何击破这些进化的谎言。

你将站在谎言的尽头，揭开它的遮羞布，让世人都看看，这华美 的祭台之上，供奉的是怎样的假神。

**你** **说** **：“A** **社热衷编造世纪谎言，我也可。”**

留下这最后 一 句，你折身而走，进入曲折荒凉的夜巷。

江雾扩散，前路寂静、昏暗、模糊不清。

走了不知道多久，又出现灯光密集的车道，车辆川流不息，都是 广府的幻影 。

你心绪波涌，你了解一切，但依然为现世的谎言感到恶心。 原来 ， 父亲走的道路竟是这样的坎坷与丑陋 。

他的死亡又有多少谎言掺杂其中?

那晚，你在江边坐了 一 夜。

那段日子，你夙夜难眠。

**在绝望感最烈的时候，你以痛治痛，在面上纹了青瓷纹路。** **你想要清白，像青瓷** **一** **样的青、白。**



正式毕业后，因为父亲的定性，没有大单位敢要你，你只能去小

**报** **社** **。**

**单位正好有一个去布雷诺工作的机会，据说是莱诺家族出资，要** **在那里修建** **一** **个电台，需要新闻专业的人去培训当地人。**

**你敏锐捕捉到两个关键词：布雷诺、莱诺家族，你直觉可以借助** **这次工作接触到父亲的死亡真相。**

恰巧，同事纷纷嫌弃布雷诺条件艰苦，万般推拒，饶是条件丰厚， 也无人报名。

如果你决定要去，这个机会，就是你的。

可走柳还在这里，你担心她一人留在广府，出任何事情，无人照 应，忍不住犹豫。

没过多久，走柳邀请你参加大学的面试。

正常大学录取流程里不会有面试，但因为父亲之事社会影响实在 **严** **重** **，**所以学校专门为她增加了一 次面试，需要亲属陪同。

在那一次面试，面试官咄咄逼人，问了你们无数刺耳的问题，潜 **移默化**地将父亲描述为 一个没有记者职业操守的恶徒。

这几乎是要逼走柳表态，和父亲在精神上划清界限，证明自己思

**想正确。**

你要站起来发作时，走柳却死死攥住了你的手，给予了他们想要

**的一切反应。**

结束后，你们在偏廊大吵一架，两个人情绪全部崩溃。 你不懂你的妹妹怎么突然变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。

而你妹妹就寂静地看着你，你们之间仿佛隔着迢迢银河。

她像是深思熟虑过，冷静地说。

“程聿怀，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就只能把迫不得已的事情视为正

**确的事啊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下去啊。”**

你冷笑：“像接受父亲是屠夫、我们夹着尾巴好好改造才是唯 一

**出路、你要靠对自己撒谎才能上学** **一** **样正确吗?”**

她没有直接回答，垂下眼眸，“拿自己的人生妄图去扭转真相， 拗折时光，本来就是妄言。”

你感受到了尖锐的背叛感，瞬间头痛欲裂，口不择言。

“程走柳，我知道我不管再怎么努力去追寻真相，也不一定会有 好结果，但我觉得我至少不能像你 一样‘正确’下去!”

话出口你就后悔，但愤怒和委屈推使着你停不下来，困兽似的走

来走去。

“程走柳，这条路，我不怕难，我只怕你从来没有 一 刻理解过 我 ! ”

她仰头靠在冰冷的白墙上，你只需 一 眼就知道她在忍泪。 你心疼，想安慰，可她下一刻言语像刀子一样扎过来。

“程聿怀，我怎么理解你?你自诩天才，其他都是凡人。但那也 该知道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人在檐下要低头。你还当你是在天上呢? 弼马温，你早被打下凡间了!”

**你们儿时，扬言要做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和哪吒三太子，可如今，** **儿时最真的心愿却被她拿出来攻击。**

你 大 恸 ： “ 就 因 为 不 肯 替 他 们 弼 马 吗 ? ” “是!”

“ 程 走 柳 ! 你 也 曾 是 翻 天 闹 海 的 哪 吒 , 怎 么 如 今 成 了 他 们 册 封 的 安 稳 奴 仆 ? ”

“ 不 受 册 封 ， 便 是 妖 魔 ! ”

“ 接 受 册 封 ， 一 切 就 能 变 好 了 吗 ? 就 算 受 封 为 齐 天 大 圣 ， 也 不 过

**都是被天庭戏耍的猴!** **”**

**话** **说** **到**这 份 上 ， 即 使 是 血 亲 也 是 半 点 情 分 也 无 。

你们相对着喘息，彼此伤痕累累，最后是程走柳先离开。 走 前 她 疲**惫** **地** **对** **你** **说** **。**

“程**聿怀，你骄矜，我不求你低头，但请别在我低头时，冷眼看** **我** **。**”

夕阳下，你独自走出那所学校的大门。

**回望那** **一**栋栋灰扑扑的欧式建筑， 一 砖 一 瓦都传来屈辱而浓烈的 **殖民气息** **。**

可人都只谈未来，忘记过去，所以活在回忆里的人总要孤独地压

**在沉甸甸的五指山下。**

这所高墙围起的寄宿制大学，就是你亲妹妹求的好归宿。

你成全她 。



你回家收拾行李 ， 把电脑文件打包进硬盘 ， 但就在登上网络时 ， 无意间点进了一个历史记录的网页 。

**经** **过** **浏** **览** **，** **你** **发** **现** **这** **个** **网** **页** **，** **竟** **然** **是** **你** **父** **亲** **生** **前** **建** **立** **的** **一** **个** **暗** **网**。

**许多记者匿名混迹其中** **，** **曝光现实中** **，** **因各种各样原因无法发出** **的新闻** **。**

**俨然是** **一** **个信息交流处。**

这个网站上 ， 大部分用户都曾发帖表明过 ， 不相信你父亲是劣迹

记 者 。

他们相信 一 切另有隐情，你突然找到同盟，决心接收、利用这个 暗网，调查父亲之死。

**你在父亲账户上还发现了** **一** **个密切联系的好友，是你的舅舅肖须** **言。**

你便向舅舅言明了自己的想法，他说你想做的所有，他都会帮你。

**肖** **须** **言**先是帮你获得了大部分网站中记者的支持，又将网站主人 **变** **更** **为** **你** **，** **并** **持** **续**为你引进新人。

如果舆论永远被人操控，那你就去成为操控者。

翌日，你闯进主编的门，告诉他。

“我去布雷诺。”

你要抓住这个唯 一 的机会，去到那个夺走了你父亲性命的荒蛮之 地，寻找真相。



**1** **9** **9** **5** **年** **，** **你** **落** **地** **布** **雷** **诺** **，**在一个不轰轰烈烈的夜。

**布雷诺的人**口主要由【布雷族】和【诺族】构成，长相差别极小。

**你曾经**听父亲讲过，百年前，布雷诺的人们和睦相处，直到发达 **国家来这**里殖民。

那时， 一个高官，将这里的人民强硬地划分两族。

个子高一点，皮肤白一**点的诺族称为优等民族，也是统治阶级，** **官方高**层 均 为**诺族人，比如总统**。

**布雷族就劣势许多，在百年种族冲突中，** **一直属于被欺压的一方**。

**初到布雷**诺，电台尚且处于最后修缮阶段，按照工作要求，你要

**为布雷诺的人民**讲述新闻学和传播学知识。

**为避免发生冲突，两**个种族需要分开学习。 **你负责的，正是布雷族人。**

在这群布雷族人中，你认识了一个比走柳年纪还要小一些的男孩。

**他的名字叫【阿奇】。**

他是所有人中学习最认真刻苦的，有任何问题，都会反复询问你。

你从他眼里看到了求知欲 ， 这是这个被压迫百年的种族 ， 眼神里 几乎消失的东西。

一 次你忍不住问他，为什么这么想要学习。

阿 奇 说 ， 在 1 9 9 4 年 ， 他 认 识 了 一 个 叔 叔 ， 他 也 是 来 自 东 国 的 记 者 。

那个叔叔曾告诉他，如果布雷族人想要结束这百年来的压迫，争 取到平等和自由，那么首先是提升自己，只有通过教育和知识，才有 机会改变种族被压迫和边缘化的现状。

阿奇希望自己能够为布雷族人带来改变，哪怕这种改变是微小的。

**后来你发现，他口中所说的记者就是你的父亲程亮冬!**

即使他并不知道更多你父亲之死的线索，你还是对阿奇产生了亲 近之心 。

在这世界上，哪怕任何 一 个与父亲有关的人，你都想了解。

后来，你发现百年的种族压迫，让布雷族人甚至不能和诺族人同 桌喝酒，教堂晚上六点钟声响起后，布雷族人才可以进去祷告。

明亮的白日，只有诺族人可以进入教堂，而留给布雷族人的，只

**有无尽的黑夜。**

你觉得荒唐可笑，只是因为 一 个高官不负责任的种族划分，就让

数以万计的人受到百年不公平待遇。

你终于明白父亲多次来布雷诺，是为了改变什么而努力。



在这段时间，你还认识了一个人，是莱诺新闻社派来兴建电合的

**负责人。**

**他叫【蒋**伯 驾 】 ,**一** **个** **跟** **你** **同** **校** **的** **学** **生** **。**

**人才二**十，竟要担此大任。他要么是个天才，要么是关系户。

从衣着打扮来看，你更偏向后者，毕竟这人看起来就像那种身世 **背景不**简 单 的**家** **族** **子** **弟**。

你和他的第一段对话，竟然是他问你为什么又是在电台工作，又 **是拍照供**稿 。

**平日里**，你除了在电台培训以外，确实会背着相机到处拍摄照片。

**一方面是**为了给新闻社供稿， 一方面也在试着打听关于父亲的事 情。

**蒋少爷不耻下问：“** **一个人打两份工，是很缺钱吗?”**

**你答：“要养** **一个喜欢吃增城挂绿的妹妹，你说呢?”**

蒋少爷似乎颇能理解，挑眉点头。

闲聊中你才得知，原来他也有一个妹妹。

于是在布雷诺风雨欲来的盛夏，在一砖一瓦盖起的电台前，你和 蒋伯驾从养妹妹心得，聊到新闻、记者和为什么会来到布雷诺。

你有意探听他为何来此，或者说，莱诺新闻社为何突然要在布雷 诺兴建电台。

但蒋伯驾都有意无意地绕开话题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有时，他也在暗示布雷诺可能不安全，让你趁早离开。 他似乎知道许多内情，却守口如瓶。

你**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但电台建成后，他立刻抽身离开，没再给** 你机会。

蒋伯驾离开后，电台没了负责人， 一夜之间就被布雷诺的两族人 **民同时**盯上。

**谁都想把**这能大规模传播消息的东西搞到手。

**因此，1995年底，种族冲突再起，诺族人实力强劲，几乎是压** **倒性地屠杀布雷族人。**

**在这一次的大屠杀中，布雷族被屠杀接近十万人。**

你根本不知该如何应对 ， 只能先花重金在黑市买了一把枪用来自 保 。

作为当时少数在布雷诺的记者 ， 你冒险拍摄下许多场景 。

虽然你谨小慎微 ， 但还是有几次差点被无所顾忌的诺族人杀死 。

是一群躲在教堂的布雷族人救了你 。

你认出好几个救你的人都曾受过你的培训 ， 阿奇也在其中 。

那几天 ， 你和他们挤在那处破旧的教堂里 ，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 **绝** **望** **的** **气**息。

所有人都知道 ， 外面的世界已经被战火吞噬 。

教堂的墙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， 每一次爆炸声都像是死神的敲

**门** **声** **。**

诺族人的攻势如同狂风暴雨 ， 布雷族人的抵抗显得微不足道 。

你看见他们的眼中 ， 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。

在 一 次猛攻中，除了你和阿奇，其他人全部都倒下了。

这是你第 一 次看着那么多生命在眼前死去，阿奇曾经眼里的求知 欲，都被悲痛、不解的情绪替代。

你与阿奇对视的 一 瞬，你突然想起了九岁那年，父亲的那番话。

**“只要对视，就有无数可能爆发的火花：怜悯、支持、正义、公** **平** **…** **…** **"**

你想到父亲死后遭受的 一切不公。

你和阿奇对视了，你和布雷族人对视了，于是你与布雷族人的遭 遇产生了共鸣。

此时此刻，父亲所说的对视有了另外的含义。

这么多年，布雷族人始终被欺压，始终不敢抬头看诺族人，他们 之间，没有对视，只有仰视和俯视。

你要改变这个现状，你要让受害者抬起头来，让受害者看清施暴 者的样子。

**你要带领布雷族人，去争取他们应得的公平和尊严**。

“阿奇。”

你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：“如果很难改变，就让他们对视吧。”

你带阿奇离开了残破的教堂，去找到其他聚集地的布雷族人。 他们从来不缺反抗的勇气，需要的是正确的策略。

你告诉阿奇，你们需要重新组织，面对这场战斗，不能靠蛮力，

**要用策略。**

**出发前，阿奇在教堂一** **片废墟中捡起一顶帷帽，让你戴上。**

**“这样诺族人就不会记住你的样子了。”**

你知道，阿奇是在保护你。

在布雷诺，你作为 一个外国人，相貌特征过于明显。帷帽可以隐 藏你的面部特征，使得诺族人难以识别，也能避免日后你被诺族人报 复 。

从此，布雷族人看到的就是， 一个戴着“帷帽”的年轻男子，带 领着他们，组织了第 一场小规模反攻，并大获全胜。

随着 一 次次反抗战取得胜利，布雷族人对你越加信任。

他**们都尊称你为军师，帷帽之下，你也隐瞒了自己的本名。阿奇** **告诉他**们 ，**你** **的** **英** **文** **名** **：**Adelay。

**他们总发不好** **“A” 的** **音** **，** **常** **常** **说** **成“delay”【** **延** **迟** **】** **。**

你想，“延迟”这个名字很好，很讽刺。

父亲冤案昭雪的时间被延迟了，布雷族得到公平的机会被延迟了。 **那** **现** **在** **，**“延迟”带领的布雷族人要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公平。

虽然，你知道你参与战争本身就是错的，是该受到惩罚的。

但是如果你的幸福、父亲的真相、种族的平等都可以被延迟，那 你的惩罚也该延迟一次吧。

**“延迟”于你的人生而言，真是异常准确的判词。**

**你想要尽快平息这场屠杀。**

**你有知识，需要他人配合，而阿奇恰好执行力极强。**

他身体力行地跟紧你的每 一 步。

阿奇在深夜中问过你，为何你从来没有学过军事，却如此擅长打 仗。

你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并想到大学教授知道你在新闻与心理均 为年级第 一后的评价。

**他说，程聿怀，也许你真正的天赋，是擅长分析、利用人心，所** **以不管是新闻奥论还是心理，在你面前，都是很简单的题。**

而战争，也无外乎于看破敌人真正的用心。

你成为军师后，有个布雷族的男人自告奋勇带着几个小弟要给你 当保镖。

因为他喜欢戴贝雷帽，大家都叫他【**贝** **雷** **帽** **】**。

他对你始终有一份敬重与仰望，如果有背后中伤你的人，他就会 一 个 一 个打过去。

他以 一种暴力的手段，维护着你的平静。

他像布雷诺许多粗鲁的男人一样 ， 莽撞 、 没有文化 、 满口脏话 ， 对妻女十分恶劣 ， 甚至会动手 。

唯独只对你敬重 。

因此 ， 你对他的情感十分矛盾 。 你信任他 ， 却并不认同他 。

于你而言 ， 没有比家人更珍贵的存在 ， 所以你时常让他对妻女好 一 点 。

每当这个时候 ， 他总是一口答应 ， 但是否做到 ， 你无法得知 。

**同时** **，** **你意识到** **，** **如果你真想在这片土地调查到更深入的信息** **，**

**你** **需** **要** **站** **到** **一** **个** **很** **高** **的** **位** **置** **上**。

**而这些敬仰你的布雷族人，能让你在当地获得** **一** **定的影响力和地** **位。**

心

战役结束以后，你作为“延迟”的势力逐渐正规化，很多人散兵

**游勇都来投靠你们** **。**

你的军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了起来。

随着你们的实力慢慢增强，军师“延迟”引起了 一 些人的忌惮，

你开始遭到暗杀 。

“延迟，让我做你的替身吧。”

在躲过一次惊险的刺杀后 ， 阿奇突然提出 。

**他向你展示了自己的模仿能力** **。**

**你才知道，阿奇竟然会模拟他人的声音，男声、女声、童声** **…** **…** **什么声音都能模仿出来。**

他年轻 ， 身材清瘦 ， 戴上帷帽 ， 和你站在一起 ，**确实很难分辨** **。** 他 说**，** **自** **己** **会** **在** **外** **面** **尽** **量** **扮** **演** **好** **“** **延** **迟** **”** **这**个 角**色** **。**

原本阿奇性格疏朗、热烈、爱开玩笑，现在却要耐着性子，学习 你的 一 举 一 动。

**你** **曾** **经** **问** **过** **他** **：** **“** **怎** **么** **甘** **当** **替** **身** **?** **”**

**他回答：“大义，属于布雷族的大义。”**

布雷族人 一 直被定义为劣于诺族的种族，长久地遭受不公平和低 人 一 等的待遇，谁都想终结这种局面。

**而** **你** **，**是他们百年来唯 一 出现的希望和英雄。

**阿奇说，能当“延迟”的替身，好像他自己也是英雄** **一** **样。**



一开始当替身时 ， 阿奇很紧张 ， 甚至很少会笑 。

你能够理解 ， 他是太过年轻的男子 ， 突然承担如此沉重的使命 ， 时时刻刻可能面对死亡的威胁 ， 很难不紧张 。

你尽可能地帮他在生活的空隙中 ， 喘口气 ， 再走下去 。

一九九八年 ， 你和阿奇去加纳看电影 。

**那** **天** **，**你 们 看 的 电 影 是 《 海 上 钢 琴 师 》 。

那 部 电 影 讲 的 是 ， 一 个 名 叫 “ 1 9 0 0 ” 的 钢 琴 师 一 生 都 待 在 一 艘 名 叫“ 弗 吉 尼 亚 号 ” 的 远 洋 客 轮 上 ， 即 使 最 后 ， 弗 吉 尼 亚 号 变 成 了 废 墟。

看完那部电影 ， 回去的路上 ， 阿奇突然说 ： “ 延迟 ， 我觉得 ， 其 **实** **我** **和**1 9 0 0 挺 像 的 ， 布 雷 诺 就 是 我 的 弗 吉 尼 亚 号 。 "

“ 我 们 这 些 人 ， 生 于 布 雷 诺 ， 死 于 布 雷 诺 ， 一 辈 子 也 出 不 去 。 ”

他状若轻松地说着，但你却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的苦涩。

**于是，你认真问他：“阿奇，如果有** **一** **天，你能够离开布雷诺，** **你** **会** **出** **去** **吗** **?** **”**

**阿奇说不知道，他说等多回味几次那部电影，也许会想出** **一** **个答**

**案** **。**

**等到那天，他** **一** **定会把答案亲口告诉你。**



**不做“延迟”的时候，你还是记者程聿怀。**

**平时的大部分时间，你**都 是 以 记 者 的 身**份** **活** **动** **。**

在那些需要“延迟”出**席的场合，阿奇会作**为 你**的替身，戴上帷** 帽，模仿你**的语气和威严对外界讲话。**

一 开始，讲话内容和出去洽谈的方式都是你教他的，但后来，阿 奇自己开始学习，最后写出的发言稿甚至比你写得还要好。

他开始独当 一面，甚至帮你管理内政和财务。

他**开始真的分担属于“延迟”的** **一** **部分工作，成为“延迟”这个** 符号不可获取**的一** **部** **分**。

你欣慰于他的成长，欣赏他的能力。

那段时间，又出现一个问题，因为“延迟”总是戴着帷帽，没有 人见过“延迟”的脸，有人开始冒充“延迟”的身份招摇撞骗。

有一次，阿奇作为“延迟”出去时，正好碰到一个冒充者，手下 差点没有分清他们。

从那之后，阿奇就想了一个办法自证身份。

**你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办法，只知道是关于** **一个A** **形钥匙。**

除了当你的替身之外，阿奇也有自己的“爱好”。

**—** **—** **盗窃。**

他喜欢窃走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引起轰动后，再放回去。

你问过他为何这样，他说因为盗窃引起的目光，是真正属于阿奇

**的** **。**

**你** **明** **白** **，**如果有的选，没有谁愿意当谁的替身，谁都需要**属** **于** **自** **己的瞩目**时 刻 。

**盗窃，不过是阿奇与自己和解的手段，你愿意成全。**

后来有一天，他说：“延迟，我们来比一场吧。”

“他们送给你那颗来自加勒比的海螺珍珠，你让人把守，我来盗 **窃。如果我**成功，你助我名扬四海。”

**那枚珍珠**是罕见的粉**黛色，价值连城，但和阿奇的兴致比起来，** **不值** **一** **提。**

你输了比赛，没有放水。

**此后，阿奇被颂为“神偷”。**

**你问过阿奇要那颗珍珠做什么,他说有** **一** **次，他救了** **一个女孩。**

**如果还有机会再见的话，他想把那枚珍珠镶嵌进戒指托里，送给** **她** **。**

你问她那女孩有什么特别的，他听到这个问题眼睛“唰”地就亮 了起来，好像就等着你问这个问题。

然后，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他滔滔不绝地跟你讲那个女孩如何 鲜活、如何像一 只幼龙，充满攻击性，但对这个世界依然抱有纯情和 好 奇 。

**那天阿奇说了许多，你记忆最深刻的一句是：**

**命运给她寄了一个装满苦难的礼盒，她就哼着歌在上面绑满粉色** **蝴蝶结。**

阿奇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其实想说，那她和你真的很合适。 因为在你看来，他们是一样的人。

他们都有在苦难之上，席地而坐的勇气。

**阿奇说完这些，眨眨眼问你：“延迟，这算不算是你们东国人常** **说的** **一** **见钟情?”**

你忍不住笑起来。

爱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你看到阿奇提起那个女孩时 眼里闪耀的光，心里也多了几分安慰。

因为阿奇每天在你耳边念叨 ， 你也记住了那女孩的名字 。

**她叫** **【** **黛利拉** **】** **。**

后来 ， 阿奇还告诉你 ， 黛利拉加入了布雷诺一个叫做 【 狂草帮 】 的黑帮 ， 这个黑帮的老大是一个叫做 【 奥丁 】 的男人 。

阿奇说起这些的时候 ， 眼里明亮 。

他说 ： “ 延迟 ， 如果有机会 ， 我真想当面向你介绍她 。 ”

**你期待着那一天** **，** **你想** **，** **你会看着阿奇和黛利拉说一句** **：** **“你们真的很相配。”**

面

之后的两年，你继续以双重身份游走于布雷诺。

在你不断的调查下，你查到父亲之死的重要线索。

**当时父亲获得莱诺新闻奖现场的所有目击者，要么被莱诺家族派** **去** **别** **的** **国** **家** **任** **职**， 要 么 离 奇 死 亡 。

你知道要想获取更深入的线索，必须得接近莱诺家族，但要和他 们直接接触，还需要等待 一 个时机。

1998年，你迎来 一 个好消息，莱诺家族决定在布雷诺兴建**【** **金** **狮医院】。**

你知道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两 年 时 间 过 得 极 快 ， 转 眼 已 是 2 0 0 0 年 。 在这千禧年初，金狮医院竣工。

**莱诺家族派了** **一** **位成员前来坐镇。**

**她** **叫** **【** **瑞** **法** **·** **莱** **诺** **】** **,** **是** **个** **混** **血** **，** **母** **亲** **是** **东** **国** **人** **，** **东** **国** **名** **字** **叫** **作** **【羌青瓷】。**

听说还是个心理医生，算你半个同行。

这人大概是个急性子，在医院开业仪式之前，竟然直接挂牌营业 了。



**你** **一** **时间有了主意，你想要通过接触羌青瓷来了解莱诺家族。**

你让人在羌青瓷面前添油加醋你的病情，说辞是：

**程聿怀作**为战地记者，见证了太多战争的残酷，患上了创伤后应 **激障碍，但始终不愿意就医**。

在这以后，你又做出经多人介绍后不得不就医的假象，和羌青瓷 进行第 一 次心理诊疗。

你若太主动，直接找她，势必引起怀疑。 这样辗转几次，自然多了。

羌青瓷的诊疗室里 ， 满是墨绿壁纸与木色家具 ， 青花瓷花瓶里面 装着大型 、 昂贵的热带植物 。

**这人胸口还别着一朵炙红色的孤挺花** **。**

**按理来说** **，** **佩戴红花的人气质本该郁灼如火** **，** **但羌青瓷却偏偏生**

**了一头白发** **，** **喜穿绿衣** **。**

**生生将火平息** **，** **化成一汪清别的碧泉** **。**

**你** **不** **懂**怎 么 有 人 的 眼 神 可 以 像 羌 青 瓷 这 样 复 杂 。

那双绿眼睛里 ， 情绪好拥挤 ， 悲伤 、 冷漠 、 决绝 、 怜悯……

深处 ， 又藏着许多情欲 、 许多寂寞 。

**她拾眼看你的第** **一** **面，便轻轻挑起了细眉，看看你病历上的姓名，** **道** **：**“ 天 杀 的 ，**你** **比** **我** **更** **像** **我** **。** **”**

**你** **脸** **上**有 青 瓷 纹 面 ， 确 实 你 更 合 适 叫 青 瓷 。

**但你想的是** **，**真是可惜 ， 这样一双眼 ， 偏偏配了这样一张嘴巴 ， **煞尽风情** **。**

这样莽撞的话语，和她这样优雅的人，简直是难以联系。

慢慢地，你发现羌青瓷总是会说出 一 些，与她高贵、成熟的外表

不相符的莽撞话语。

你将其理解为 ， 羌青瓷在华服下 ， 真正的面貌 。 没有人会一直端着姿态 ， 羌青瓷也不例外 。



你来羌青瓷的诊疗室，是为了接近莱诺家族的人，并不是真为了

**治** **疗** **。**

但来都来了，还是得走走流程。

你说你来看病，以前几个心理医生都对你治疗无效，其实你已经 对治疗不抱有什么期望 。

但羌青瓷很自信，她对你说：“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”

**“我这个人，比较擅长于荒芜中种植希望。”**

**“如果奇迹照拂你，让我做第** **一** **个为你鼓掌的人，聿。”**

你挑眉 。

“第 一 次见面，就叫得这么亲密，是莱诺家族的礼仪吗?” 她指间旋转钢笔，道：“是我的治疗手段。”

“那收收你的手段，医生，我这个人，比较保守。” “ 好 的 。 ”

你再不客气，对她下难题。

“ 医 生 ， 我 对 痊 愈 没 指 望 ， 如 果 你 真 的 想 治 我 ， 那 就 不 要 吹 嘘 ， 证明给我看 ， 你真能荒地生花 。 ”

你指着窗外一片乱糟糟 、 干枯没有营养的土壤 。

“ 听 人 说 这 片 地 荒 了 十 多 年 ， 没 人 能 在 这 里 种 成 任 何 东 西 ， 你 种

**出来** **，** **我就跟你** **。** **”**

**她挑眉** **，** **眸中微光流转** **。**

**你** **察** **觉** **到**不 妥 ， 补 了 后 半 句 ： “ 治 病 。 ” **我** **就** **跟**你 治 病 。

她嘴角溢出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 。

**后来，她何止生花，她给你种了** **一** **片辽阔如海的孤挺花。** **炙** **红** **的** **孤** **挺** **花** **铺** **天** **连** **地** **，** **黄** **昏** **的** **火** **烧** **云** **下** **如** **同** **野** **火**。

**她** **在** **花**丛中，穿着 一 身养蜂人的衣服，站在 一 个蜂箱对你招手。 **她** **对** **你** **喊** **：**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要跟我、治病了，程聿怀。” **那** **一** **刻** **，** **你** **想** **，**也许这世界上就是有些人拥有神奇能力。

比如，圆上每 一 个许下的承诺，不管那承诺多荒谬。



你问羌青瓷是怎么做到的，她说她只是放了 一 个蜂箱在荒地里。

“这边荒地种什么死什么是因为这里人来人往，很多人会直接走 捷径，踏过荒地。但只要在上面放置 一 个蜂箱，大家就会顾忌里面的 蜜蜂，害怕被蜇，自然不会从中穿行，在安定的环境下，再娇嫩的花 朵也能生长。”

“荒地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周围那些看似没有问题的环节。” “这就是心理咨询师存在的意义，看到那些难以察觉的细节。”

**孤挺花的花语是喋喋不休，你想确实再没有比羌青瓷适合种植它**

的 人 了 。

想到这的时候，你们就在孤挺花花丛里。

羌青瓷点燃了 一 根像魔法棒 一 样的玩意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，像 那种很会搞邪门歪道的巫师。

你 问 ： “ 这 是 什 么 ? ”

她答：“蜜蜂烟筒，让有些蜜蜂不要过度焦虑，愿意让我靠近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有些蜜蜂，总是满腔愤慨，想着用力蛰这个世界 一 下，然后死掉。”

你几乎被她过于明显的暗示话语逗笑。

你说：“羌青瓷，你是个好巫师、好花匠，那让我们看看，你心 理学的本事。"

羌青瓷成了你的心理医生 。 你开始有计划地接近她 。

你装成被大屠杀战后创伤所侵蚀的模样 ， 淋了一场雨 ， 用颤抖的

声音给她打电话 ， 伪装成湿漉漉的可怜模样对她说 ：

**“** **医** **生** **，** **我** **需** **要** **你** **。** **”**



**羌** **青** **瓷**是 医 生**，** **医** **生** **都** **善** **良** **。**

她把你带回家洗澡、给你煮面、烘干你的衣服，然后泡 一 杯姜茶， **坐** **在** **沙**发 的 另 一 端 ， 端 正 地 问 你 出 了 什 么 事 。

你把在网上看到的战后创伤症状揉吧揉吧，混合自己的经历编造

**给她听** **。**

**她** **低**头 认 真 做 笔 记 ， 满 脸 关 切 。

**直** **至** **深** **夜** **，**她把卧室让给你，自己去睡沙发。

**你** **却** **说** **不** **用** **，**这并不是因为你有绅士风度，而是你需要在客厅里 **翻找任何可能是线索的东西。**

不幸的是，你在数夜留宿后，仍然 一 无所获。

**但** **你** **想** **出** **一** **个** **走** **捷** **径** **的** **办** **法** **—**

**催眠羌青瓷，在她最不设防的屋檐下。**

**你拿出心理学的专业性** **，** **在与羌青瓷的相处过程中进行诱导** **。**

**在她睡眠前做心理暗示，在她闭上眼睛的那** **一** **刻，使她进入被催** **眠状态** **，** **而非睡眠** **。**

为了测试羌青瓷是否被催眠，你引导她站起身，拿刀抵住她的心 脏 ， 让她继续向前 。

她无知觉地继续往前走，在刀尖划开她的睡衣、**刺** **进** **心** **口** **的** **皮** **肤** **血液顺流而下时，你终于相信她是真的被你催眠了。**

第二天她睡醒后，试探性地问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,你很 坦诚地说：“你梦游了，拿着刀子往我心口戳，被我拦下来了。”

你给她看自己胸腔附近、脖子、手臂上你自己划出的伤口，说这 都是你们搏斗间她划的 。

她神情复杂，迷茫而抱歉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。”

你大度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也许是你过于急切地想要治愈我，想要 **剖** **开** **我** **的** **心** **，** **看** **看** **我** **的**心里，有没有你要的答案吧。”

你意识到，想要从羌青瓷那里挖掘到更多的信息和秘密，你需要

在她的生命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。 你该成为她的唯 一。

于是你利用羌青瓷对你的抱歉，得寸进尺，以弱者病人的姿态， 强行介入她的生活。

**她倒是没有察觉，依然因为善良和医生的天职对你百依百顺。**

几天后，你回归“延迟”身份，回到你的别墅，坐在沙**发上喝酒。**

**阿** **奇** **说** **，**莱诺家族有人拜访你，想谈一项合作，负责人正在二楼 **接待室。**

**你摇**晃酒杯的动作顿了顿。

莱诺家族要做什么?竟然主动上门来合作。

**阿奇说，莱诺家族表示，他们深知布雷族人对诺族人的仇恨，他** **们可以利用新闻、舆论，以及提供军火，来帮助你们共同策划、完成** **一** **场** **，**针 对 诺 族**的种族大屠杀。**

**听到这** **一**切，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**莱诺家族不**是搞新闻的吗?为什么在挑起战争?

**这个以揭露真相和捍卫**正义为己任的百年世家竟然才是那个把 **新闻涂抹得面目全非的始作俑者!**

你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
莱诺家族大概真以为“延迟”是布雷族的人，觉得你应该想要彻

底消灭诺族，让布雷族立于不败之地。

但他们完全不知道，你在1995年平息战争，成为布雷族的军师， 其实只是为了让布雷诺这片土地和平，两族平等。

呵，真是讽刺，要不是他们的误会，你也不会知道这些。 在震愤之余，你的内心生出莫大的悲哀。

接着，几个问题浮现在你脑海里 — —

莱诺家族究竟为何要这么做?他们的目的是什么?

你回想起父亲的死，会不会也和莱诺家族的阴谋有关?

你需要冷静下来，仔细分析。

莱诺家族的提议无疑很危险，但也可能是揭开父亲死亡真相的关 键。

**甚至，如果你能在跟他们的接触中获得他们挑起战争的证据，就** **能够阻止**莱诺家族想要**在布雷诺做的事情。**

**换** **句** **话** **说** **，**就是能预防后续可能会开启的战争。

**为了父亲，为了揭露莱诺家族的真面目，为了阻隔一切战争的可** **能性，你必须冒险一试。**

然而，莱诺家族树大根深，只能徐徐图之。

你首先需要做的 ， 是获得他们的信任 。



当下 ， 你脑海里想完以上所有 ， 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。

你 看 着 面 前 泛 起 波 澜 的 红 酒 ， 问 ： “ 他 们 的 条 件 是 什 么 ? ”

阿奇说 ， 为了能更好地达成合作 ， 莱诺家族希望和你们有更加深 **切** **、** **紧** **密** **的** **联** **系**。

**比** **如** **，**联 姻 。

**莱诺家族想让羌青瓷和** **“** **延迟** **”** **结婚** **。**

你下意识皱眉 ， 刚想让阿奇去结 。

结果这人靠在墙上 ， 率先张口 ， 很无奈地耸了耸肩 ： “ 这一次 ， **我** **不** **能**替 你 了 。 ”

**“** **为** **什**么 ? ”**你** **不** **解** **。**

**你** **话** **音**未 落 ， 就 听 到 一 个 熟 悉 的 声 音 轻 笑 了 一 声 。

**你** **闻** **声** **望** **去** **，**就 看 见 穿 一 身**青** **绿** **色** **礼** **服** **裙** **的** **羌** **青** **瓷** **，** **双** **手** **捧** **脸** **，** **手** **肘** **撑** **着** **二** **楼** **栏** **杆** **对** **你** **亲** **切**地笑。

**她说** **：** **“** **因为我只跟真** **‘** **延迟** **’** **结婚啊** **，** **聿** **。** **”**

“…... ”

四目相对时 ， 你太阳穴突突跳了几下 。

羌青瓷倒是笑靥如花 ， 你又看向阿奇 ， 结果他不知道去哪了 ， 瞬间就消失了 ， 留你一个人面对笑得意味深长的羌青瓷 。

真 是 … … 好 兄 弟 … …

你忍不住深深吸了 一 口气，开始仔细回想，如果羌青瓷知道“延 迟 ” 是 你 ， 她 是 什 么 时 候 知 道 的 ?

在你思索间，羌青瓷已经款款而下，走到你身旁时，用你的酒杯 **饮** **了** **一**口 酒 。

她 一 改往日内敛温柔的气场，带着炙郁而凌厉的攻击性，在你耳

边 低 语 ：

**“聿，你划破我睡衣的时候，我也像你此时** **一** **样震惊。”** **“** **好** **狠** **的** **心**呐 。 ”

你下颌绷得紧紧 ： “ 你没有被催眠 。 ” 她眼神含情脉脉 。

“聿，你不应该这么想，你应该想，如果你未来的夫人很弱，弱 **到** **可** **以**被随便 一 个心理专业的人轻易催眠，这才需要你担心。”

你忍不住冷笑 。

**羌** **青** **瓷** **，** **好** **样** **的**。

你反握住她的手腕，将她拉近自己，含笑逼视她。

“羌医生，你从 一 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、看破我的意图，还愿意 陪我演这么久医生救患者的戏。”

“ 想 想 看 ， 这 不 是 爱 是 什 么 ? 有 情 人 终 成 眷 属 ， 我 们 这 样 处 心 积 虑的人 ，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。 ”

“ 择 日 成 婚 未 免 太 久 ， 不 如 今 日 就 结 ， 免 得 夜 长 梦 多 。 ”

你本想对羌青瓷徐徐图之 ， 但现在她自己送上门来 ， 你还有推拒 的 道 理 ?

就这样 ， 没有通知任何人 ， 你们直接结了婚 。

**你** **和** **羌**青 瓷 约 定 好 ：

你 “ 延 迟 ”**的** **真** **面** **目** **不** **能**在 外 界 暴 露 。

所以 ， 只要你们一同在外界露面 ， 羌青瓷跟大家说的还是 ， 她爱 **的** **是** **你**程 聿 怀 这 个 正 义 的 记 者 。

**你** **，** **“** **只** **是** **”记** **者** **。**



**金** **狮** **医** **院** **马** **上**落成。

**开** **业** **当** **天** **，** **当** **地** **政** **府** **还** **联** **合**金狮医院，要为布雷诺人民免费进行 **一** **次** **心** **理** **咨** **询** **。**

在布雷诺这个地方，从来没有过心理方面的专业治疗，但这里常 年发生冲突和屠杀，很多民众心中都留下了创伤或阴影，其实他们很 需 要 。

为了给当地人民普及心理治疗和初次了解民众的心理状态，金狮 医院特派出院长羌青瓷，为大家进行这 一 次的心理初诊。

其实此举甚为不妥，毕竟布雷族和诺族种族矛盾久矣，如果大规 模聚集起来，很容易发生冲突甚至流血水件。

可能对金狮医院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。

你不相信莱诺家族会不知道这点，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考量。 你打算静观其变。

到了开业的日子。

这天，你很早就去了金狮医院，毕竟你现在是院长的丈夫，应该

到 场 。

一 大早，群众还没有聚集，你去找羌青瓷，突然听见医院前面传 来吵闹声和尖叫声，你仔细听辨，似乎是有布雷诺当地人来搞破坏。

你见羌青瓷正调集安保应对。

这时， 一 位医院保安向羌青瓷汇报说，他们抓到了两个搞破坏的 **布** **雷** **诺** **人** **，**请你们过去处理。

羌青瓷亲昵地挽着你，跟随保安的指引来到被抓获的破坏者面前。 那是一男一女—

**其中那个女孩，穿着粉色的裙子，腰上和腿上却都绑着刀具，满** **脸都是不服气。**

你通过她的外貌特征认出了她，她好像就是阿奇喜欢的女孩，黛 利 拉 。

而另一个男孩的气质阴郁成熟， 一副不愿沟通的样子，五官精致，

**脸部却有** **一** **道货穿伤。**

**你再往旁边看，竟发现了** **一位老熟人，蒋伯驾。**

他身旁站着 一个和他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女人，她似乎是金狮医院

**的副院长。**

**最** **后** **，**你看到了 … … **走** **柳** **。**

你和你的妹妹自五年前那次争吵后，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，你 **们性格如**此，都没有和对方低过头。

**你在布**雷诺这些年， 一 直很担心她。

**不知道她**为什么突然来了布雷诺，有机会你要好好问问。 **但** **是** **面** **对** **妹** **妹** **，**你绝对不会暴露自己是“延迟”的身份。

于是你在心里暗自梳理了 一遍，自己的身份和 一会对外的说辞。

**—** **表面上，你是** **一** **名在驻布雷诺的记者，向世界播报这里的新** **闻，这也是你一会可以对所有人说的事情。**

**——实际上，你是布雷族的军师和精神领袖，代号是“延迟”。** **为了你自己的安全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层身份!**

**定会有人问你，为什么和羌青瓷闪婚。**

**你绝对不能说是因为莱诺家族要和“延迟”势力联姻!**

**至于具体对外说辞，不如出去找羌青瓷商讨一下。**

**记住不要暴露你就是“延迟”!!!**

**也不要暴露和延迟相关的人和事，比如，表面上，你绝** **不会认识阿奇。**

**请以记者程聿怀的身份跟大家交流。**

**【** **全** **局** **有** **效** **十** **分** **重** **要** **!** **!** **!** **】**

1.多关心你的妹妹程走柳。蒋伯驾为何和走柳之间看起来有些 **暧昧又**有些暗**潮涌动，**问清楚他们的关系。

2.请在众人面前表演出你和羌青瓷是恩爱夫妻的样子。私下里， **你可以尽**情对她表达想说的话。

**比如，看着她此时的假笑，你可以给她倒一杯水，喂给她的时候，** **在她耳边悄悄说一句：“你还真喝呀?我下毒咯~”**

**3** **.你** **一直记得和**阿奇的约定，如果有机会，他向你介绍黛利拉， **你会看着他们说：“你们真的很相配。”【一定要作为旁观者说这句** **话，不要让人察觉你和阿奇认识!!!】**

4.场上众人气氛奇怪，尽量弄清楚每个人之间的关系。

**-有请一对新人上演表面恩爱，背地捅刀的戏码-**

**52**

**第二幕**

随着众人的短暂交流 ， 弥漫在彼此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缓和 。

你感觉到走柳对你还是有些情绪，毕竟你们当年不欢而散，出口 之言都是往对方最痛处扎。

你俩还是太像了，明明在乎得要死，但这些年谁也没有低头。

**过** **段** **时**间就是走柳的生日了，你想要准备 一 个礼物，让她消消气， **缓** **和** **你** **们**的 关 系 。

你 之 前 拜**托** **阿** **奇** **找** **过** **一**只 荔 枝 苗 ， 但 它 在 这 里 ， 根 本 结 不 出 果 。 增城挂绿这种品种，布雷诺更是不可能买到，你只能再想想其他

**办法** **。**

同时，你不想再有事情瞒着走柳。

**你** **要** **尽**快结束 一 切，只能加快调查父亲之死与莱诺家族的事情。

**你** **把** **重** **点** **放** **在** **了**羌 青 瓷 身 上 。 **你总觉得** **，** **她像一把锁** **。**

**打开这把锁，你就能探查出父亲在莱诺新闻颁奖典礼死亡的真相、**

**莱诺家族更多的秘密** **、** **暗藏在背后的阴谋** **。**

**了解更多** **，** **你才可能作出更准确的抉择** **。**

而她守口如瓶。

你不甘心，也不相信自己打不开这把锁。

**你决定再度尝试催眠她，而你程聿怀，向来不打无准备的仗。** **你高价买来一些吐真剂。**

**你知道羌青瓷作为**心理医生，会有心理预防机制。

**理想状态下，药物加心理诱导，也最多控她十分钟。** **你需要提前做好一切准备，尽量控制好时间。**

为了让羌青瓷毫无防备地喝下你掺了吐真剂的水。

你拎着一袋食材，再次进入羌青瓷的家。 不，准确来说，是你们的家。

结婚后，这个房子变成你们的婚房，但你再没进入过。

你从没像今天一样欣赏过羌青瓷的家 —

青绿、黑为主调，无大面积光源，清一色小光源。

灯色偏白，跟其人一样，冷寂、干净。

在这样色调的厨房做饭，大概只该做冷餐。

但你偏偏横生恶趣味，想要做热菜，给这弥漫着孤挺花香的房间 熏染 一 层世俗锅气。

**做饭前，你习惯用唱片机放巴赫g 弦上的咏叹调。**

你一直觉得，做饭时放咏叹调，即使是炸馒头片，也像在五星级 餐厅做高级料理。

体感高贵，非同 一 般。

**你本来还**担心羌**青瓷这里没有这张，没想到唱片机旁边放的就是** **一** **张咏叹**调的黑胶唱片。

**你** **拿** **起** **来** **看** **，** **发** **现** **其** **内** **封** **套** **上** **竟** **然** **是** **一** **行** **俄** **文** — 【1991,MapHHHCKHǐrearp,Ae6enHHoeOsepo】

**【1991,马林斯基剧院，天鹅湖】**

1991年，那时候，可能还得叫苏联。

**你挑眉。**

**羌青瓷，在苏联**《天鹅湖》售票厅买巴赫唱片，真闲啊。



在咏叹调的拥抱中，你爆炒牛河。

羌青瓷回来时，看到的已经是你摆好盘的干炒牛河。

唱片机缓缓流淌出音乐，你戴着围裙前去迎接她，羌青瓷看见你 的时候，怔在原地。

**也许是巴赫太动听** **、** **也许是牛河太诱人** **。** **她竟然拥抱了你** **。**

**她叫你** **：** **“** **聿** **。** **”**

就这么喜欢这个称呼?

都说过别这样叫了，显得你俩多熟似的，但看在 一 会你要给她灌 药的份上，你就忍了。

也行 ， 叫吧 。

在她的拥抱中，你甚至大胆提议：“叫聿也太生疏了，我们夫妻 之 间 ， 应 该 叫 点 宝 贝 、 亲 爱 的 、honey 之 类 的 ， 你 说 呢 ? ”

你明确察觉到羌青瓷的身体刹那间僵硬住了，但依然没有松开你。 半晌她才将你推开，表情柔情似水，摸着你的脸庞含情脉脉道： “聿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给我下毒?哦不，下厨。”

“…. ”

不是，这女人，这就察觉到什么了吗?

难道刚刚那出拥抱是将计就计，给你上演绎呢?



就在你想要狡辩时，她又说去洗手。

正好，在她洗手的三分钟之内，你编出了 一 个堂而皇之的理由。 大概就是你们现在属于合作关系，你觉得以前针锋相对的状态不

利于推进后续计划，于是想要主动求和。 她好像是信了。

**在你们共进晚餐时，你为她倒了** **一杯清爽的白葡萄酒，中和牛河** **的重油。**

她不吝夸赞，甚至到了 一种虚假夸张的程度。 **她** **说**：“**很有锅气、香而不焦。”**

“能吃**出米稻上的阳光和芽菜腌制时与盐巴厮磨的岁月。”** “…… ”

你想说，羌青瓷，好好说话不行吗?能不咬文嚼字说些看起来漂

**亮但其实很难听懂的话吗?**

但想到你今天要和她和平相处，你就又忍了。

**你想等等看她还能说出什么、吃出什么,能不能吃出牛的哀嚎**。 她戛然而止，眼眸明亮地看着你，似乎在等待你的反应。

你觉得自己太过捧场 ， 反而会显假 。

于是，你把手放在良心上说：“羌青瓷，基于常理，没有人可以 吃到这些。你又不是中华小当家，在 一 道红烧牛肉的慢镜头里能看见 牛在草原上快乐地奔跑。”

她垂下眼睫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

片刻后，她坚持道：“我不这样认为，我仍保留我的观点。” 你不欲跟她在这种小事上纠缠，只好顺着她的话说。

整场晚餐，你使出了毕生讨好的份额，算得上 一 次绝无仅有的体 验 。

晚餐结束后，终于到了你精心准备的甜品环节。

**你用广府习惯为借口，以茅根、竹蔗水为主料制作凉茶，用中药** 味 遮 盖**水** **中** **吐** **真** **剂** **的** **味** **道** **。**

只**要她喝下去，你便能有十分钟问话的时间。**

羌青瓷却突然收到 一 封邮件，需要处理。 她对你说抱歉后，便进了书房。

你等了她半小时，依然不见她的踪影，只能主动带着茅根竹蔗水

**去** **找** **她** **。**

**【请在门外领取你的茅根竹蔗水，前往书房找羌青瓷】**

**一** **定要想办法让她喝下去，可以说点甜言空语，比如说：**

**“夫人，是不是累了，喝点甜水，休息** **一** **会吧** **.** **”**

**【当你发现羌青瓷开始眼神涣散向下看，用手扶着头时，说明她**

中 招 了 ，

**你便可以开始问** **：**

1. 当年在1994年的莱诺新闻奖，颁奖典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你父亲为什么会在领奖台上死亡?

2. 1995年，莱诺家族出资建立电台，到底有何目的?和之后的

大 屠 杀 有 关 吗 ?

除此之外，你还有 一 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如果羌青瓷没有苏醒， 你想你可以 一 并问出，比如，羌青瓷对你现在几分利用、几分真心。

( 可 以 随 意 提 问 )

【当她眼神清醒，可以与你正常对视交流时，说明药效已过，请 勿再问，以免打草惊蛇】

**回来以后，** **继续阅读!**

**从羌青瓷书房出来以后** **，** **你因为过度集中** **，** **头晕眼花** **。** **不过你从羌青瓷口中终于得知了部分真相。**

**—** **—** **莱** **诺** **家** **族** **为** **了** **不** **让** **你** **父** **亲** **的** **死** **亡** **影** **响** **到** **莱** **诺** **新** **闻** **奖** **的** **口** **碑**， **刻** **意** **操** **控** **舆** **论** **抹** **黑** **父** **亲** **，** **把** **他** **从** **记** **者** **标** **杆** **变** **成** **了** **业** **界** **败** **类**。

**—** **—** **甚** **至** **如** **你** **所** **料** **，** **1** **9** **9** **5** **年** **那** **场** **大** **屠** **杀** **也** **是** **莱** **诺** **家** **族** **推** **动** **策** **划** **的** **。**

莱诺家族，真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“越上流，越下流”。 你发誓要把他们真正的嘴脸曝光给全世界。

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去做。

如果你现在收集证据，并通过发布新闻的方式公布真相，莱诺家 族很可能会很快把这则新闻掩盖，并追根溯源，追查到你。

这样做，除了打草惊蛇，没有任何作用。

除非，你以身入局，并把复仇的时间拉长。

你作为“延迟”,先跟莱诺家族合作，在合作的这段时间，再把 莱诺家族如何推动战争的证据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，并且跟他们 一 直 保持紧密关系 。

等到有 一 天机会来临，你再把 一 切公布出去。

这样，你势必会卷入莱诺家族的事务当中，手染鲜血。

但你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莱诺家族这样的庞然大物，不是你 一 个人 靠 一 腔热血就可以对抗的。

明日你就将作为“延迟”和莱诺家族的人见面开会，商讨合作细 节 。

你必须尽快获得他们的信任，才能有机会收集证据。



**当** **日** **，**你终于见到了，羌青瓷口中那位兄长。

莱诺家族如今的第 一 继承人【伯纳德 · 莱诺】。

随行的，还有一位年纪大概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叫【卢特 · 莱诺】。

**虽然羌青瓷和伯纳德都称呼他为叔叔，但他却坐在伯纳德的右侧** **位，举止**间 也 对**伯纳德十分尊敬。**

**可见，伯纳德这第** **一** **继承人的身份，在莱诺家族是不容置疑的**。

**在你们的会议**过程中，莱诺家族拿出了几套精心准备的方案，每 一个都会立刻在这片土地上引起战火。

你仔细看着他们每个方案，决定用阳谋在明面上否认他们的提议。

你说：“你们刚刚建立了金狮医院，就要发动战争，很容易让人 把两者联系到 一起。

而且，你们在1995年刚建立了电台不久后，就引发种族冲突这

件事，也 一 定会被拿来跟现在的事放在 一 起说。

到时候，明眼人很快就会发现两次屠杀前后都跟莱诺家族建立公 共设施有关，到时候，你们会很受怀疑。

你 们 莱 诺 家 族 要 这 么 急 功 近 利 吗 ? ”

他们思考了 一 段时间，问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，你心里终于松了 一 口气，他们上钩了。

你说 一 步 一 步来，可以制造诺族高层被刺案，在社会内引起恐慌， 让两族矛盾慢慢自行发酵。

现任诺族台长非常适合作为暗杀的目标。

莱诺家族不需要出面，你可以完全代劳此次的暗杀。

不知道伯纳德是出于对你的尊重，还是真的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 他最终同意了你的提议，并期待你的落实。

这是你在莱诺家族面前表现的第 一 个机会，你绝不能让人抓住把 柄，于是你派去刺杀台长的人，不是你手下的任何人，而是黛利拉。

届时，就算有人追查，也查不到“延迟”身上。

你记得，阿奇曾经以“延迟”的身份施恩于她，她主动说过要报 恩，现在，就是她对“延迟”报恩的时候了。

心

黛利拉欣然接受任务。

你看着自己的规划 一 步步推进，心中安稳了 一 点。

在这段时间，你需要稳住莱诺家族和羌青瓷，跟她表面上打好关 系 。

毕竟，如果你能从她身上得到更多的信息，也许你就能想出更多 的办法。

本 来 你 想 给**她** **再** **做** **顿** **饭** **，**再放 一 些吐真剂套出更多消息。 **而你却提前收到她的消息，让你去她的诊疗室里。**

**你狐疑**着，按照约定时间抵达金狮医院。

**你** **们** **刚**到医院，就遇到了走柳、蒋伯驾、缪宏谟、黛利拉、以撒， **今天不知道吹什**么风，他们也来找羌青瓷。

正值狂风大作，突然下起暴雨。

一 时之间，你们便是想走，也走不了了。

你们来到羌青瓷的诊疗室门口，门虚掩着。

**“羌青瓷，你发短信找我?”**

**你上前，敲了敲门，等了** **一** **会，没有得到回应。**

你们便推开了羌青瓷诊疗室的门，室内窗户没关上，轻薄的白色

窗帘被风搭扯、飞扬。

**房间内放着巴赫的咏叹调，点着长烛。**

**羌青瓷在纱帘后，似乎在等待着你的赴约** **—** **—**

**当羌青瓷坐下，问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时**

**再** **继** **续** **往** **后** **翻** **页** **!** **!** **!**

**-** **请暂停脚步先欣赏羌青瓷的表演-**

**你需要做到** **—**

1. 如 果 羌 青 瓷 问 大 家 来 干 嘛 ， 你 可 以 问 她 ， 她 要 干 嘛 ? 不 是 她 发 短 信 找 你 来 的 吗 ?

2 . 听羌青瓷介绍火柴疗法并配合。

3 . 隐 藏 你 是 “ 延 迟 ” 的 身 份 以 及 相 关 事 情 ，包 括 但 不 限 于 ：

( 1 ) 隐 藏 阿 奇 以 “ 延 迟 ” 的 身 份 救 了 黛 利 拉 ，**且你最近让她帮** 你杀了诺族台长 。

(2)隐藏你知道莱诺家族要进行 一 场大屠杀的事。

(3)隐藏你知道莱诺家族抹黑诬陷你父亲的事情，但这件事现

在还不用让走柳知道，你会在后面保护好她的。 3 . 多对羌青瓷说些甜言蜜语。

毕竟，她现在是你最趁手的武器，你以后还有好长 一 段时间，要 利用她呢 。

**切记不要暴露你就是“延迟”!!!**

**也** **不** **要** **暴** **露** **和** **延** **迟** **相** **关** **的** **人** **事** **，** **比** **如** **，** **你** **绝** **不** **会** **认** **识** **阿** **奇** **。** **【全局有效十分重要!!!】**

**【针对火柴疗法，你确实有** **一** **些想法** **—** **—** **】**

(1)在所有人面前假装恩爱的样子，问羌青瓷：

**“** **宝** **贝** **，** **你** **爱** **我** **吗** **?** **”**

**(** **2** **)** **你** **一** **直** **没** **有** **机** **会** **和** **走**柳好好聊 一 聊，她是你的妹妹，你在 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。趁此机会，关心 一 下她：

**“** **走** **柳** **，** **你** **为** **什** **么** **来** **布** **雷** **诺** **?** **”**

(3) **如果有人关心你和羌青瓷的“爱情故事”,你要继续按照** **羌青瓷说的大学校园相识相爱的版本，再结合你们真正相识的经历，** **胡编乱造** **一** **下。【比如：你在大学校园对羌青瓷** **一** **见钟情，种了** **一花**

圃 的 孤 挺 花 给 她 … … L

**(** **4** **)** **听** **听**大家聊什么,如果你还有想问的问题，可以任意发挥。

**如果羌青瓷恶意整你，**

**用火柴疗法问你** **一** **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，**

**你就把火柴直接吹灭!**

**-请好好体验羌青瓷的火柴疗法-**



**第三幕**

**一场火柴疗法下来，你与羌青瓷将谎话说得天花乱坠。**

众人走后，你们一同饮尽充斥着虚情假意的红酒。

你讽刺她的嘴巴真是懂得怎么吐露柔情蜜语，把丝毫没**有的感情** 也能说成十分真心，把利益驱使的关系装扮成令人歆羡的爱情。

她闻言登时装作一副委屈模样，哀怨地看着你。

“聿，这个世界上，总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。我只是让利益与 **爱情并**驾齐驱，你却诽谤我无情无义，这是太过上升的控诉。

莎士比亚说，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，那就不是 **真的爱情**。

也许莎翁说得对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之间的所有，从来也不属于一 **份爱情，而是一**份 婚 姻 。

我们在压迫与被压迫、欺骗与被欺骗的频繁转换、惺惺相惜，我 们无限试探、靠近、交错呼吸，直到我摸到你的软肋，你掐住我的脖 颈。

**如此亲密的距离** **…** **…** **”**

**“所以，亲爱的，纯恨情侣，怎么不算情侣?”**

她说着，倾身向你，在你的耳边轻轻地说：“聿，还是说，你不 想 与 我 相 恨 ， 想 要 跟 我 发 生 真 感 情 ? ”

你笑笑 ， 揽住她的腰 ， 直视她眼睛 。

“ 羌 医 生 这 是 在 用 激 将 法 吗 ? 不 太 管 用 呢 。 ”

羌青瓷眨眨眼睛 ， 好像在思考什么 。

几秒之后 ， 她竟然缓慢靠近你的额头 ， 印下一吻 。

**你诧异** **，** **原来如羌青瓷这般凉薄的人** **，** **唇竟也是热的** **。**

你心绪有些紊乱 ， 微微蹙眉 。

“ 羌 青 瓷 ， 你 又 在 耍 什 么 花 招 ? ”

她已经直起身来，看着你的脸心满意足道：“你今天表现得真好， 给你一朵小红花啊 。 ”

你看着对面镜子里，你额头上的口红印，只觉得有些无语。

她笑得自鸣得意，你也懒得跟她纠缠，想转身走掉，但她邀请你 回婚房 。

你想这样也好，说不定你还能得到更多催眠她的机会。

回去以后，你再次放吐真剂，但这次，或许是剂量少了，也可能 是羌青瓷有了防备，她这 一 次的反应只是眩晕。

她脸烦泛红，撑着桌子看着你：“聿，上 一 次在书房时，我好像 也有同样咳晕的感觉。你的茅根竹蔗水里，不会放了什么东西吧?”

她语气松散，眼神却牢牢盯着你，你心脏重重跳了几下。

你 一 边当着她的面把 一 整杯放了吐真剂的水喝干净， 一 边狠狠咬 自己的舌头，维持清醒。

在尖锐的刺痛中，你装作开玩笑道：“我能放什么,你有什么我 想 得 到 的 东 西 吗 ? ”

她好像很认真地说：“有吧，我有很多钱呢。”

**你突然**觉得这吐真剂效果也不是没有，羌青瓷看起来像喝醉了 一 样，甚至过来拉你的手在她的保险箱上摁下密码，很郑重地说：

**“聿，我的密码都是** **一** **样的。”**

**她** **碧**绿色的眸子里闪烁着碎星般的光泽，很真诚地说： “ 钱 都 给 你 ，**命** **是** **赠** **品** **。**”

**羌** **青** **瓷** **的**心理学，学得真是很好，就这样短短几分钟，几乎让你 **相信她爱你了。**

你忍不住出言讽刺：“羌青瓷，你这样，好像真的多爱我似的。” 羌青瓷歪头，极其自然地说：“万 一 我就是爱你呢?”

哈，比奥丁还好笑的笑话。

**你转身，再不看她那双很会演爱人的眼睛。**

**那天以后，你还是没有放弃从羌青瓷这里套话的机会。**

你试图给她听用于催眠的歌曲、让她在无意识间看钟表、让她吃 你下过药的食物，但这些东西要么被她 一 一 避开，要么对她无效。

**你不得不尝试用其他的办法撬开她的嘴巴。**

血

和羌青瓷的虚与委蛇让你心累，好像你成为“延迟”后，与旁人 的虚假感情越来越多，真情实意越来越少。

你能完全信任的人只有走柳和肖须言。

肖须言总是行踪不定，但这些年，你需要他时， 一 定能在暗网联

系到他 。

至于走柳 … … 虽然你们消融了在东国争吵时的隔阂，但你还是无 法明白她所有的想法和行为，比如，她为什么和卢特结婚。

这段时间，你也问过她，她后来才告诉你，其实，她没有真的想 跟卢特结婚，只是想利用他背后莱诺新闻的资源，然后再踹掉他。

你听了这些才松了 一 口气，你想，以后，你要成为走柳的靠山，

**让她再也不需要做这些事情。**

过了几天，你收到消息，黛利拉顺利杀掉诺族电台台长。

你让“贝雷帽”将电台台长遇刺的事情散布出去，并将其传得骇 人听闻，以制造恐慌。

诺族台长死亡的事情，在布雷诺如病毒般迅速传播开。

布雷诺两族冲突本就暗潮汹涌，诺族台长的死亡更是一石激起千

层浪 。

一夜之间，整个国家都陷入沉寂与紧张交织的氛围，有些人确实 因此而出逃。

商铺紧闭，偶有几家还亮着灯光，五金店的工具几乎被抢购一空。

在这样的时刻，人们似乎都相信，只有手中握有能够保护自己的 **武器，**才能在这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寻得 一 丝安全感。

**或许是因为这氛围，或许是因为手中有了武器，两族人开始频频** **发** **生** **械**斗。

**你没想到的是，竟然连金狮医院也被殃及。**

**听说金狮**医院发生械斗的第一时间，你决定去找羌青瓷。 **毕竟，她还是你**名义上的夫人，你需要确认她安然无恙。

你走进医院内部，听到地下室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和惊叫声。

你加快步伐过去，发现羌青瓷和缪宏谟在一个仓库里护着很多医

**护人员和病人在一个仓库里。**

他们对面，有许多几乎失去理智的暴民。

羌青瓷拿着 一 把手术刀，挡在病人面前。

你蹙眉，本能地拿起 一 个消防栓走向她，跟她并排抵御那些人。

没多久，走柳和蒋伯驾也来了。

走柳拿着相机，看到你，立刻捡起 一 把地上掉落的砍刀，想要过 来帮你。

你正想制止，就见蒋伯驾拿过她的刀，把她护到了身后，并对抗 那些暴民。

蒋伯驾动作行云流水，仿佛经常打架似的。但总归是寡不敌众， 他也渐渐开**始** **有** **些** **力** **不** **从**心 。

**就在这时，奥丁竟然带着黛利拉、以撒和狂草帮众人进来了—** **“我奥丁和狂草帮今天站在这里，我看谁敢再上前** **一** **步!”**

冲在最前面的奥丁挥舞着斧头，斧刃在地下室冷光灯下，反射出 冰冷的光芒。

他带着狂草帮的人，不约而同地把你们围在里层，直面暴民的对 抗。

奥丁调度着现场，他手上的动作也不停，每一 次挥击都带着风声，

准确无误地击退暴民的进攻。

他的身形在走廊中穿梭 ， 像一道橘色的闪电 。

当狂草帮谁遭遇袭击时，奥丁便 一 个滑步过去支援，口中还大喊

着：

**“** **阿** **杰** **，** **不** **许** **退** **!** **我** **在** **你** **身** **边** **，** **你** **怕** **什** **么** **!** **”**

“ 保 罗 ， 回 去 给 你 发 奖 金 ! 为 难 厨 子 上 战 场 了 ! ”

那个叫阿杰的，似乎很胆怯，握刀的手都在颤抖。

**但** **在** **奥** **丁** **的**鼓励下，竟开始咬着牙挥刀向前：“老大，我不退， 那你以后不能天天偷我笑话了!”

“ 行 ! ” 奥 丁 朗 笑 出 声 。

**保罗应该是狂草帮的厨子，他拿着菜刀跟剁馅似地挥舞着，气喘** **吁吁地说：**“ 这 玩 意 怎 么 比 备 菜 还 累 阿 ! ”

狂草帮的人大笑出声，冲天的笑声好像让这困境变得好熬很多。

**奥丁始终冲**在最前面，也因此体力消耗得最快。

肉眼可见的，他行动速度慢了下来，汗水把他 一 头蓬松的卷发紧 紧粘在额头上。

你视线向下，他挪动之处留下许多深色的液体，你仔细看，发现

都 是 血 。

**红色的血液被他的橘色夹克掩盖得很好。**

他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，但他丝毫没有受影响，眼神锐利如鹰， 浑身散发着不容小觑的气势。

在有暴民试图砍向你时，他怒喝 一 声： “ 谁 敢 动 我 罩 着 的 人 ! ”

他声音如雷鸣般响彻整个地下室， 一 斧挥出，伴随着血肉刺破的 声音，那名暴民应声倒地。

目

那天的最后，奥丁带着狂草帮 一 直保护着你们，直到警队到来。

你们大多数都只受了轻伤，奥丁的肋骨、背部、腿上却有几处深 可见骨的刀伤。

他自己倒是毫不在意，只是用衣服罩在伤处，随意地擦了擦脸上 的血迹，转身**看** **向** **程**走柳和你：

“哎，那俩记者**，** **记** **录** **下** **真** **正** **硬** **汉** **的** **帅** **气** **一** **刻** **了** **吗** **?** **”**

多亏奥丁，金狮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捡回 一 条命。 你顿时对这个爱听摇滚的黑帮老大有了改观。

第 一 次见奥丁和狂草帮这群人时，他们以破坏的姿态闯入你的视 野，你便也觉得他们只是 一 群粗鲁蒙味的莽夫。

但如今，保护你们的正是这群葬夫。

**如** **奥** **丁** **所** **说** **，** **狂** **草** **帮** **是** **这** **片** **土** **地** **上** **最** **特** **别** **的** **存** **在** **。** **他们有使用暴力的能力** **，** **却不滥用** **。**

**在他们的便命里** **，** **守护大于一切** **。**

他 们 每 一 个 人 ， 或 许 单 拎 出 来 ， 都 微 渺 如 尘 土 。

但 他 们 在 一 起 ， 便 是 狂 风 下 的 劲 草 ， 有 着 永 远 风 吹**不** **倒** **的** **韧** **劲** **，** 庇护着这片土地。

你 们 将 金 狮 医 院 重 新 安 置 好 ， 统 计 完 伤 员 和 损 失 后 ， 都 说 起 想 要 感谢奥丁。

你 们 本 想 买 些 礼 物 ， 但 是 布 雷 诺 贫 瘠 、 闭 塞 ， 很 难 买 到 什 么 新 奇

东西。

**就** **在** **你** **们** **发** **愁** **时** **，** **黛** **利** **拉** **和** **以** **撒** **说** **，** **奥** **丁** **最** **喜** **欢** **的** **是** **摇** **滚** **乐** **。**

**只** **是** **唱** **片** **很** **贵** **，** **奥** **丁** **一** **直** **不** **舍** **得** **买** **，** **你** **们** **可** **以** **一** **起** **去** **挑** **选** **一** **张** **摇** **滤唱片送给他。**

**你们都觉得这个提议很好。**

**于** **是** **在** **一** **个** **风** **和** **日** **丽** **的** **午** **后** **，** **你** **们** **和** **羌** **青** **瓷** **一** **同** **去** **了** **布** **雷** **诺** **唯** **一**

一家唱片店。

以撒说，之前他听奥丁讲过，这家唱片店专卖摇滚，但是老板却 有 一 个奇怪的规矩 — —

**买唱片需要用故事交换。** **一** **个故事，可以换走** **一** **张唱片，没有故** **事的，千金也不卖。**

**听** **到** **这** **样** **的** **规** **矩** **，**你们不得不好好思考 一 下， 一 会如何和老板讲 **故** **事** **…**…

**记住不要暴露你就是“延迟”!!!**

**也不要暴露和延迟相关的人事** **，** **比如** **，** **你绝不会认识阿奇** **。** **【** **全** **局** **有** **效** **十** **分** **重** **要** **!** **!** **!** **】**

你需要做到 —

**1** **.** **分** **享** **你** **父** **亲** **程** **亮** **冬** **的** **事** **迹** **。**

可以和大家简单讲述 一 下，你和走柳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， 一 家 五口，父亲和舅舅都是记者，母亲是个历史教授。

一 切 都 在 1 9 9 4 年 被 改 变 。

你父亲获得莱诺新闻奖，在布雷诺的领奖台上发言时，全场光灭， **话筒无声，**寂 静 二 十 秒 后 ， 你 父 亲 身 中 六 枪 死 在 现 场 。

没有找到凶手，你父亲还被诬陷为“持凶伤人”的道德失范的记 者。

**所** **以** **，**你 一 直在找父亲死亡的真相，立誓要为你的父亲证明清白。



**【** **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** **，** **畅所欲言** **。** **L**

**-** **暂停脚步享受摇滚** **-**

**80**

**第四幕**

你们在唱片店偶遇了奥丁，奥丁沮丧的样子和之前的他相差极大， 他看起来非常憔悴，往日飞扬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。

他告诉你们，狂草帮为了维护布雷诺的治安牺牲了 一 些成员。 奥丁把他们都当作家人，必然会感到难过。

你清晰地感觉到身边的氛围变了，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不安的

因 素 。

你们从唱片店离开后，各自回到住处。

**当** **晚** **，**布雷诺电台的一则广播突然响起： **“我是瑞法**· 莱 诺 ，**金** **狮** **医** **院**的院长。

**对于这次发**生的暴乱**，我们莱诺家族深表遗憾。**

**为了让大家尽快恢**复，从明日起，金狮医院将为布雷诺所有人民 **提供免费的体检。**

**莱诺家族，** **一直致力于维护全球各地的和平!** **希望大家相信我们，相信金狮医院!”**

通告发出后 ， 你立刻收到了伯纳德和卢特的消息 ， 他们说要来找 你商讨要事 。

你作好 “ 延迟 ” 的装扮 ， 戴好帷帽站在二楼的书房 ， 看见卢特先 一 步 到 了 你 的 别 墅 ， 但 他 身 旁 ， 竟 然 还 跟 着 走 柳 ?

你 下 意 识 蹙 眉 ， 走 柳 来 这 里 干 吗 ?

你绝不能和她接触 ， 哪怕你戴着帷帽 ， 她也可能看出端倪 。

你让阿奇告诉卢特， 一 会谈话在三楼会客室进行，让他引走柳去

花 园 休 息 。

卢特没有意见 ， 应了下来 。

你在窗边看到这 一 幕，只觉得讽刺，他这样的人，不会随便相信 任何人 。 哪怕他带走柳来这里 ， 也没有让她参与此次谈话的想法 。

走柳待在他的身边也很危险 ， 你必须找到时机提醒她离开 。

伯纳德晚到了 ， 他来时 ， 你和卢特面前的茶都快凉了 。

他坐下后，直接开门见山道，上 一 波暴乱刚结束，此时人心惶惶， 最是适合继续推进屠杀的时候。

他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?

你不想给出实质上的建议，毕竟，开启 一 场大屠杀， 一 直以来都 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。

但你又需要给出 一 个合适但几乎无用的办法，以此让伯纳德继续 相信你。

你想到布雷诺的人们，虽然贫穷，但心怀信仰。

**于是你告诉伯纳德** **·** **莱诺，可以从宗教、信仰方面下手。** **比如设计用诺族人之手，毁去** **一** **个布雷族信奉的神明。**

如此，不仅可以引起布雷族人民的愤怒情绪，同时也有了 一 个挑

**起战争的由头。**

**“** **信** **仰** **?**神 明 ? ”

**伯纳德**双 指 并 拢**，** **叩** **击** **桌** **面** **，**垂 眸 思 考 着 ： “ 哪 有 这 种 东 西 ? 即 使有，也太过抽象，我要怎样毁去?”

你轻扫了 一 眼面前的茶水，道： **“A** **社，不是最擅长编造世纪谎** 言?”

**舆论的**传播，不在于听众信什么,而在于媒体说什么。

你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说出这句话时，你心中翻 涌的巨浪。

父亲事件的种种画面细节在你眼前再度闪过，郭松意对A社 虔 诚 而恐惧的表情，也历历在目。

— — 所以，伯纳德，别谦虚啊。 你们的本事，我早有领教。

果然，伯纳德闻言，撑着头看你，眼睛里带着一种笑意和欣赏。

末了，他对着你说：“布雷族人真是好福气，能遇上你这样的军 师。”

你抿了 一 口茶水，淡淡道：“如果你想，我也可以是你的军师。” 他轻轻笑了一声 ， 拍了拍你的肩膀 。

“这个**国** **家** **是** **没** **机** **会** **了** **。**不 过 ， 完 成 这 次 布 雷 诺 的 任**务** **我** **就** **有** **选** 择权了**。下次任务，我可以向家族特殊申请，选你做我的搭档，国家** 你 来 选 ，**如** **何** **?**”

**下个国家?**清算?

你的心脏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 ， 动弹不得 。 你 强 装 镇 定 ： “ 什 么 意 思 ? ”

伯纳德挑眉，站起身来，昂着头，透过窗户看向屋檐下的 一 张蜘

**蛛** **网** **。**

**他说** **：** **“** **你看** **，**战争是一张金丝网 ， 有人是猎物 ， 有人是猎手 。 **有人在这网上死去，就有人在这张网上饱食** **一** **餐。”**

“动荡的布雷诺，就是这样 一 张金丝网。”

“而全世界，多的是比它更加华美的网，上面的猎物更多、更丰 厚 、 更可口 。 ”

直到此时，你才清楚地意识到，除了布雷诺，莱诺家族 一 定也曾 染指过其他小国，并且未来他们还要继续做这件事。

你看着伯纳德眸中近乎癫狂的光亮，你几乎毛骨悚然，只觉得有 股寒气自脊椎扩散到了四肢百骸。

你想过莱诺家族残忍，但没想过他们如此贪婪，把活生生的人当 作盘中餐，并且要持续不断地美餐。

你看着伯纳德，只觉得恶心、厌恶，而他认真地看着你。

**他** **问** **你** **：**“ 延 迟 ， 你 想 要 捕 猎 吗 ? ”

**你** **不** **想** **，**当然不想，你在这 一 秒甚至装不出一 个虚伪的微笑，但 又怕伯纳德看到你憎恶的表情，便偏过头去。

你看着屋檐下的那 一 张蛛丝网，在风雨中，摇摇欲坠。 上面的蜘蛛，只能靠 一 动不动来稳住身形。

**良** **久** **，**你说你没兴趣。

**你** **说** **，**毕竟任何 一 张蛛网，在风雨中，都可能掉落或破碎。

莱诺仿佛听见什么有趣的笑话，轻笑道：“延迟，我想你误会了。”

**“莱诺家族，不是网，也**不是蜘蛛。” **“我们，是风雨本身。”**

他话音刚落， 一 阵狂风席卷，那个蜘蛛网瞬间被扯断，而那只蜘 蛛飞速掉落，消失不见。

伯纳德走后，你看了那张残破的网许久、许久。

**你想，你必须想办法让布雷诺的战争被全世界看见，把莱诺家族** **也拉入泥潭，让更多人的视线集中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无暇也不敢再** **去做这样的事。**



翌日，金狮医院开始为布雷诺人做免费体检。

**为避免纷争，羌青瓷吩咐不同族人、不同阶级的人，分开体检。** **伯纳德则利用这次体检，暗自将一些诺族官员的家眷扣了下来，**

作为人质。

他打算等大屠杀开始后，威胁诺族那些高官，让他们有所顾忌， 不敢大规模反抗。

**真是连妇女孩童都不放过。**

**可你早该明白，在上位者的世界里，人命就是不值一提的棋子**。

**伯纳德问你有没有信得过的心腹可以帮他看守那些家眷。** **你说，你的心腹很少。**

**阿奇算一个，贝雷帽算半个，阿奇只替你出席大场面，贝雷帽** **……** **可以，但你不想让自己人替伯纳德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**。

**于是你推拖说，贝雷帽还要帮你做其他事，没空。**

当然，你说出来的话委婉动听，并不是这么直截了当，伯纳德笑 了笑，什么都没说。

那天和伯纳德的会议结束后，你想现在时局过于动荡，走柳必须 离开布雷诺 ， 至少 ， 离开卢特 。

你暂时没有想到把走柳劝走的说辞，但没想到，几天后，走柳竟 然自己从卢特的府邸离开了 。

走了就好，你这才稍稍安心，无论怎样，离开了卢特身边就算是 件好事。



过了几天，你听手下报告，金狮医院里突然闯进一批有组织的布 **雷** **族** **男** **人** **，**各个都拿着**武器，**在医院乱砍乱杀。

据你手下描述，这群“布雷族人”,有组织，还持械。

能符合这两点的，只可能是你手下的人，但你下令去排查，却发 现手下没有任何一组人缺席 。

那一定是有人在假扮布雷族人 ， 蓄意发起暴乱 。

**你本以为，是伯纳德提前开始行动了，但这帮人似乎刻意避开了** **女人和小孩。**

这不像伯纳德的风格。

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

你想不通，但不管是谁，不管是什么目的，这个人的行动一 定扰 乱了伯德纳的计划。

你觉得这说不定是好事，能够影响伯纳德后续的大屠杀计划。 所以，你决定**不参与、不干预这件事，看看后续的发展再说。**

后来你听说，那天金狮医院死了很多人。

不**久后，** **一** **则新闻报**道 在**布** **雷** **诺** **铺** **天** **盖** **地** **传** **播** **，**报道标题是“布 雷 族**圣女之死”,报道记者竟然是走柳。**

**你不敢置信，仔细阅读那篇新闻的内容，发现里面写的全是一个** 失明且**浴火重生的小女孩。**

而那个女孩完全符合那个布雷族圣女的传说。

— — 传说中， 一位布雷族的圣女将浴火重生，她的瞳孔是纯净的 **蓝** **色** **，**失明后将带领人们走向和平。

**但你觉得，走柳**应该并不相信这种近**乎无稽之谈的传说，那她是** **自愿发出那些新闻的吗?**

**如果不是，是被迫的吗?她经历了什么?她现在安全吗?**

你让阿奇暗中去调查，却发现能查到的事情太少。

你只知道，走柳现在被软禁在伯纳德那里，暂时是安全的。

你想派人把走柳秘密带出来，但是伯德纳派重兵看守她，你根本

没有机会。

**而如果你现在跟伯纳德要人，他大概不仅不会放人，还会把走柳** **当作你的把柄，留下来。**

你焦躁不堪，阿奇安慰你说，伯纳德不会伤害对**他有用的人，你** 可以暂时放心。

他也会密切注意程走柳的情况，如果她有危险， 一 定会拼死**把** **她** 带回来。

**你相信**阿奇，但你还是担心走柳，专门派了你的亲卫们专门看着 **她那边的**情况，如果伯纳德想要伤害她，就强行把她带出来。



**圣女一**死，预示着大屠杀将正式开始。

**你也在这个**时 候 跟 伯**纳德聊起了前些天金狮医院暴乱的事情，伯** **纳德告诉你，他已经**知道了那天是谁引起的暴乱。

**但他并没有告诉你的意图，**你决定自己去暗中调查。

你没有调查出来暴乱的始作俑者，却调查出来一个让你震怒的事：

**在你上次拒绝让贝雷帽帮伯纳德看守他扣下的诺族官员家眷以** **,贝雷帽竟然自己主动去了，而且还带着** **一群部下!**

**在这段时间，他们帮伯纳德杀了很多诺族人，却** **一** **直瞒着你!**

在你这里，这就算叛变!

大雨瓢泼的夜，你把贝雷帽叫到面前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听的命令， 擅自行动?

雨势越来越大，雨点密集得如同无数根银针，刺向大地。

他一直低着头沉默不语，直到你气到顶点，让人把他拖下去斩首， 他才“扑通” 一 声跪下来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就是想报复!”

“布雷族人被他们诺族人欺负了一 百年!我们的女人被他们强暴! 我们的孩子被他们殴打!我们的土地被他们侵占!最好的东西都是他

们的，我们就只能捡些他们不要的残羹剩饭!”

“现在好了!我们终于站起来了!我只是想让他们尝尝我们这些

年受到的痛苦!感受我们的恐惧!”

“延迟!你是我们最尊敬的人!是你带着布雷族走到今天，我们 感谢你!绝对不想、也不可能背叛你!”

“我们从来都不是替伯纳德做事!我们只为自己做事!我们就是 想报复那群诺族人!想把他们都杀了!”

你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，“我们?”

你问他：“谁是你口中的‘我们’?”

他嘴巴抿成一条直线，片刻之后，他抬起头，直视你眼睛， 一字 一字地说：“所有的布雷族人。”

“轰——!”

一 道惊雷在天边炸响，闪电的光芒瞬间照亮大地，将黑夜照得亮 同白昼，雷声轰隆隆地从天际传来，仿佛无数巨石从高处滚落。

你紧紧盯着贝雷帽的眼睛，他不闪不避，就这样与你对视着。 曾经，你以为对视会唤起支持、公平、怜悯 … …

现在，你和他的对视中，看到的却是不加隐藏的仇恨、愤怒、恶

*意、歹心……*

不，不止如此。

那双黑洞洞的眼睛里，藏着更幽深的东西。

你一路探进去，你看到了人的劣根性，看到弱者站起来后抽刀向

**更弱者、**看到无数只跟贝雷帽一样的布雷族人的眼睛……----

**你陡然**发现莱诺家族的判断真是异常准确，布雷族人对诺族的仇 **恨** **积** **蓄** **百** **年** **，**即使你拦着不让他们去屠杀，他们也不会听的。

从一开始，不管有没有你，莱诺家族都可以点燃布雷族人复仇的 **决心，你的存在，更像一个助燃剂**。

你想你应该质问贝雷帽，诺族现在的悲惨处境和当初的人人自危 的布雷族有什么差异?

现在充当刽子手的布雷族人又和当初赶尽杀绝的诺族人有什么 差异?

但你看着贝雷帽那双决绝的眼晴 ， 你知道 ， 他不会听的 。

你突然意识到 ， 想要让一个地方和平 ， 不仅仅是让弱势的那一方 站起来 ， 而是 ， 两族的实力达成平衡 。

否则，更强的 一 方 一 定不依不饶。

可现在 ， 在你的领导下 ， 布雷族已经强于诺族太多 。 一切 ， 失衡了 。

**你想了很久，如今能够让布雷诺重新回归和平的方法，只有削弱** **布雷族的实力** **。**

所以，当伯纳德让你向手下的布雷族人发出屠杀的命令，你照做 了 ， 但是等伯纳德赚了足够的钱后 ， 你告诉他不能继续下去了 。

竭泽而渔 。

你说：“你们想要多捉几次鱼，就不能把布雷诺这个池塘里的水 **都** **抽** **干** **了**， 你 总 要 留 一 些 水 ， 留 一 些 鱼 ， 之 后 ， 才 能 继 续 吧 。 ”

**伯** **纳** **德** **考**虑 了 很 久 ， 觉 得 你 说 的 有 道 理 。

**你** **说** **你** **可** **以** **制** **造**“延 迟 ”溃 逃 的 假 象**，** **布** **雷** **族** **人** **群** **龙** **无** **首** **，** **攻** **势** **会越来越弱** **。**

正好，伯纳德可以卖 一 批军火给诺族，让他们反攻回来，结束屠 杀，这样，他还能再赚 一 笔。

伯纳德对你的计划十分满意，完全同意。

**以上的所有，你全部都没有告诉阿奇，你也不敢告诉他。**

**他是那样一个在乎布雷族又有共情心的人，怎么会接受自己的族**

**人就这样被你放弃** **。**

**你唯一告诉他的，就是你不得不离开了。** **对此，他不能完全理解，但尊重你。**



你作为“延迟”的最后一天，你走出了自己的府邸，走在了布雷 **诺** **的** **土**地上。

你不管走到哪里，目力所及之处，都是平铺、交叠、摞起来的尸 体。

偶尔会听到枪声 ， 和食腐鸟类的嘶鸣 。

**就** **是** **没**有 活 人 的 声 音 。

**够** **了** **。**

**该结束了** **。**

**早就该结束了。**

**只是你们都没想到，“延迟溃逃”后没多久，诺族人就带着精良** **的装备反攻了回来** **，** **而他们的武器** **，** **并不是伯纳德卖给他们的** **。**

**这倒是有些蹊跷了。**

但你也没有时间细想了。

**那时，你还没有离开布雷诺，诺族人就在四处追捕你，阿奇和你** **的亲卫** **一** **路护着你。**

一队诺族人把你 、 阿奇和手下的人逼到一处云山雾罩的山林 。

这支诺族小队的人不是很多，跟你们的人算得上势均力敌，但是 阿奇仍然担心你会在乱战中受伤乃至丧命。

于是，阿奇第 一 次对你反过来发号施令，把你摁在山洞里。 他说：“延迟，别出去。你就在这里。”

然后，他和那群手下给枪支装满弹药，互相整理装备，准备出去。 而出去，九死 一 生。

没有人**有** **异** **议** **。**

**他们说，为了“延迟”而死，是他们** **一** **生的荣幸。**

**他** **们** **把** **你**藏在尸堆之下。

在那之前，阿奇问你：“延迟，你曾说过，没有人是无名小卒， 没有人甘愿做 一 个人的替身。但是，你是例外。”

不，阿奇从来不仅仅是你的替身，他与你共同组成了“延迟”这 个符号 。

在那些你无法出席的场合中，是阿奇完成了 一 次次的洽谈，而那

些你无暇顾及的布雷族内政，是阿奇帮你分担了绝大部分。

**你们各为二分之** **一** **的延迟，没有阿奇，就没有完整的延迟。** **所以，他怎么会仅仅是替身呢?**

**他是你坚定的战友，是布雷族中，无人知晓的英雄。**

阿奇对你笑了笑，用尸体把你掩盖起来，他说：“延迟，我们走 之后，你还是要出去。”

**他说：“沙漠里没有钢琴，你要到海上去。海上弹完，还要上岸**

去。”

“延迟，你不是1900。”

**“你得离开。”**

**离开，是他人生从电影和艺术里寻找到的唯一哲理。** **他把这个哲理送给你，却没有留给自己。**

**最** **后** **，**他 把 你 藏 好 ，**对你笑了笑，挺胸抬头，大步走了出去。**

**此后，你再**也没有过他的消息。

屠杀持续了整个雨季。

充沛的雨水将血液冲进土壤，深深地化为这片土地的养分，开出

一朵一朵的恶之花 。

在这期间，西方世界集体失声，发达国家因为此地没有多余的可 图之利 ， 推迟救援行动 。

**你伪装成被“延迟”囚禁的记者程聿怀，** **一** **直困在府邸的地下室。**

大屠杀结束，你被解救出来。

**布雷诺当地所有的幸存者，以及你们这些要回国的外来人士，都** **需** **要** **按**照 规 定 做 一 场 战 后 心 理 治 疗 。

**在** **诊** **疗** **室** **，** **你** **再** **一** **次** **见** **到** **了** **羌** **青** **瓷** **…**…

**你需要做到——**

**聆听故事，见证罪恶。**

院

**-做完这一场心理治疗吧-**